

宋平子文鈔

洪字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滬一版

宋平子文鈔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 著 者	蘇 淵 雷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1578)

序

英弱歲游宛平，侍先師瑞安林先生。先生年方壯，氣方盛，文章學術，固已無敵於天下。嘗以所著書賜英，英受而讀之；其精理名言，提衡至道，竊以爲洛陽江都，瞠乎已後，況當塗典午而下哉！然先生數數爲英誦平陽宋平子先生之學，並示以平陽所著六齋卑議，以爲豪傑特起之士，奮乎百世之下，而上接乎孔門，所謂狂狷之流；而先生之舅浙東大師陳公介石，與平陽爲溫雥之交，於時係貽讓仲容以訓詁之學名天下，而陳公與平陽乃以名理經世之學爲海內倡，世所稱東甌三先生也。其後英又稍稍讀陳公所著書，及餘杭章炳麟太炎之文，往往稱道平陽；益知平陽故振奇人也。林先生自少從陳公學，而亦心折平陽，其學術淵源蓋可知。

英之知有平陽，二十年矣。邇歲遠難入蜀，居巴之南泉，識蘇君淵雷，平陽鄉人也；以所著平陽評傳見貽，又示以平陽文鈔，屬予爲之序。予於是益以窺平陽之學。平陽之學，蓋無所不通。儒墨老佛，本末兼治，疏通知遠，內聖外王。演永嘉之舊學，參歐洲之新知，擅信度之旨微，續孔氏之真傳。悲心一起，世界改容；智光所燭，畢現。雖讀其書，固未易一二論也。嘗拈心、身、古、今、緣、嗜六字爲日課，以攝名理、衛生二者。

訂、經世、習染、性靈之學，而歸重於陳傳良葉適顏元李燾致用之儒。平生致力，尤在申孔門大同之旨，排陽儒陰法之學，倡經世實用之術，而通新舊內外之郵。至於論政，則重在治平，而異乎當時所謂富強之說。自謂結想至治，乃在唐虞之間，謝李使相謝李使相其抗心希古如此。然又深識時務，不拘束於腐生之論，則曰設議院、改官制、廣學校，其知變通又如此。淵雷述平陽之學，蓋已詳乎言之矣！

嗚乎！狂者進取，而狷者有所不爲。自七十子之徒散於天下，而孔門教外之別傳，乃有莊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昌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而屈原抑鬱江湖之間，時以芬芳之怨，發其故國之思，終且自沈於江，得非孔子之所謂狷者耶？然莊屈皆抱經世之絕學，志不信於當時，乃感憤而著書；後之人徒挈其辭華，喜其諷詭，而不知其志之可悲也！

嗚乎！平陽之學，蓋在莊屈之間乎！是以學兼內外，而不爲荒唐之辭；怨滿江湖，而終免懷沙之溺。文章則上法漢魏，下逮梁陳，其沈鬱蕭瑟，悽愴嗚咽，哀感頑豔，大抵本諸思古之幽情，憤世之夙抱，以及悲天憫人之篤誠悃款，而不覺溢於辭也。

予生也晚，不及見諸先輩，而挹其餘風。始從林先生時，介石大師已謝世，而平陽之歿，且十餘年。讀其遺書，其神魂之相悅，猶警歎之在側。逮夫喪亂流離，伏竄山谷，圖籍零落，煙墨蕩然，而林先生亦殞於其鄉。人天浩渺，予情曷極！今遇淵雷。相與上下其

議論，得非越流之聞人足音者乎；

淵雷習內典，通百氏之言，能繼平陽之學，而闡其潛德；平陽爲不死矣；讀平陽之文，竟，因序其大略如此。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三月漢川徐英

平陽縣志本傳

宋衡原名存禮，改名恕，後改名衡，字平子，號六齋。生時尊長夢燕，故小字燕生。萬全鄉鮑湯人。父賓家，邑廩生，喜宋五子書，以公方信鄉里，邑有公善，無不與。衡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八歲入塾，瑞安孫鏘鳴過其家，奇之，妻以女。九歲，能爲古今體文，談論經史，卽每與宋元人立異。年十四，見王陽明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爲是之說。十六爲邑諸生。是時瑞安孫衣言、鏘鳴兄弟，方以陳傅良、葉適之學，誘勉後起；衡旣從受其學，而衣言子詒讓，治訓詁學絕精，兼通佛典；其同邑金晦，治顏元、顧炎武之學，陳載宸治鄭樵、章學誠之學，陳虬治蘇軾、陳亮之學，虬兄國楨治易象數兼禪學；皆與講問大義，多所啓發，而超悟詣極，往往不爲古人所蔽。光緒丙戌，年二十五，丁父憂，遂僑寓瑞安。爲游學計，明年從外舅鏘鳴於上海龍門書院，又明年，於金陵鍾山書院；皆襄閱課卷。庚寅，游湖北，謁兩廣總督張之洞，說以變法，不聽，登黃鶴樓，賦詩見志。是冬，出使俄德奧和欽差大臣許景澄奏辟爲隨員，病不果行。壬辰，游京師，謁大學士李鴻章，一見咨賞，以限於資格，委充水師學堂漢文總教習。乙未，在上海襄閱求知書院課卷。辛丑，在杭州，任求是書院漢文總教習。壬寅，禮部侍郎朱祖謀

以經濟特科薦，丁母憂，不赴。癸未，游日本，覘風土，諮學術，越歲乃還。乙巳，應山東巡撫楊士驥聘，任總務處議員兼文案。宣統元年歸里，明年卒，年四十有九。衡自移家瑞安，輒頻年浪迹江海，自楚浙燕齊外，以居申江爲最久。交游名士徧海內，益博覽四部籍，及近譯歐美人所著書。包涵兼綜，自成一家之學。大旨以顏習齋爲能接孔門卜夏氏之傳，黃梨洲爲能接言游氏孟輿氏之傳；世苟以黃說爲體，顏說爲用，則大同可幾，豈但小康哉？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者以此。遂本其意，著爲書曰高議，有申周學、重孔問篇，明今所謂漢唐宋學，非周以前之學；孔子廟問項橐，以譏今士之失問；謂學亡於秦，問亡於漢。又有君道吏道篇，至欲廢官制，去階級，蓋無政府主義，其持論較鄧牧心伯牙罕爲尤激。子道、婦道篇關三綱，忘六情，似莊生至樂之說。每與人言，輒撻世怒，遂火其稿。別爲卑議四篇，六十四章，上二篇二十五章，指病；下二篇三十九章，擬方。自序謂：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命之曰卑，意固謂有政本之改革，爲大同之政見在也。生平痛詆洛閩之學爲陽儒陰法，以爲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尙熾，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尙阻。其所抱之學說政見，大概如此。

是時漢學多趨枝末，春秋公羊學方盛行，衡譏切之曰：洛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不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不實。近時通人，救以漢學，風氣旣成，華士趨名；乃

始以談理爲厲禁，講學爲大詬，且以實踐爲迂，以躬行爲腐，以信厚爲可笑，以淫盜爲無傷。敗羣壞俗，聲望反隆；及其聞政事，發議論，則又莫不影響疏舛，苛刻躁妄，陰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儔。若斯之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

又云：春秋文簡，師說絕異，三家以外，尙有鄒、夾、公羊述義，亦有未安。時賢既欲盡黜諸家，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黜他家，獨尊一傳；則其流弊，又成狹陋矣。凡此諸說，皆爲平實。

衡文和雅，類東漢人，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歌詩靜穆，多似宋人。所著又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關中原人荒議各若干卷，在燕著津談十六篇。是歲中口失和，師徒大潰，因著籌邊三策。在齊輯條陳政要爲山左陳言錄若干卷。其女昭又哀其詩文爲六齋有韻文集，無韻文集各若干卷。衡無子，以三弟子佩聰爲嗣，蚤卒。女一，卽昭；衡卒時以遺著付焉。

與岡鹿門書	……	四六
書不纏足會後	……	四八
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	……	五一
經世報敍	……	五二
關中原人荒議自敍	……	五五
書沈幼沂編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述略後	……	五七
簡頌居士行年六十生日壽詩有序	……	五八
介石先生行年五十生日壽詩有序	……	六二
書宋季鄭文行先生伯牙琴後	……	六七
論女子教育之賢母良妻主義與男女平等平權主義不相反而相成	……	七〇
國粹論	……	七三

詩

讀川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	……	七八
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	……	八〇
懷吳君遂法部津門	……	八三

文

報張竹居書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

衡白：來書寵飾愛勸，感與漸俱。接待半日，獲益良多。飽誦雄文，兼聆總論，隱秀之色，甘苦之言，目塵藉拭，耳根亦清。文章之事，自古難之；悟由天才，成亦天數。悟而不成，斯實可悲。其故有四，早逝不與。生長窮僻，無籍無師；晚出遊梁，精華已衰；一也。人事牽制，老守室廬；米鹽零雜，煩苦持籌。口富於讀，目囿於見；縱受義法，終乏奇氣；二也。科舉之文，風格斯下；貧賤累人，不能不事。近朱易紫，習染難移；雖如歸方，尚猶有恨；三也。奔走衣食，鞅掌簿書；酬應苦泛，神思鮮暇。緣隙動墨，詞不逮意；四也。古來才士，亦復不乏；成者鱗角，坐此四患。今執事名都公子，濡染早異，一患無矣；往來江淮，見聞所萃，二患無矣；淡於科名，不治八股，三患無矣；竹居歲月，何讓桃源，四患無矣。是將寄執事以斯文之重也。樸學日茂，文亦益高；追韓軼歐，豈異人任？至如衡者，八齡入塾，十齡即因病廢誦；居邑僻陋，四無書聲。晨夕相對，惟有藥鑪，志學年華，黯然別我。年近二十，始稍稍出門，從同郡士大夫遊，略觀周漢唐宋之

以經濟特科薦，丁母憂，不赴。癸未，游日本，覘風土，略學術，越歲乃還。乙巳，應山東巡撫楊士驥聘，任總務處議員兼文案。宣統元年歸里，明年卒，年四十有九。衡自移家瑞安，輒頻年浪迹江海，自楚浙燕齊外，以居申江爲最久。交游名士徧海內，益博覽四部籍，及近譯歐美人所著書。包涵兼綜，自成一家之學。大旨以顏習齋爲能接孔門卜夏氏之傳，黃梨洲爲能接曾游氏孟輿氏之傳；世苟以黃說爲體，顏說爲用，則大同可幾，豈但小康哉？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者以此。遂本其意，著爲書曰高議，有申周學、重孔問篇，明今所謂漢唐宋學，非周以前之學；孔子廟問項橐，以譏今士之失問；謂學亡於秦，問亡於漢。又有君道吏道篇，至欲廢官制，去階級，蓋無政府主義，其持論較鄧牧心伯牙罕爲尤激。子道、婦道篇關三綱，忘六情，似莊生至樂之說。每與人言，輒撻世怒，遂火其稿。別爲卑議四篇，六十四章，上二篇二十五章，指病；下二篇三十九章，擬方。自序謂：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命之曰卑，意固謂有政本之改革，爲大同之政見在也。生平痛詆洛閩之學爲陽儒陰法，以爲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尙熾，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尙阻。其所抱之學說政見，大概如此。

是時漢學多趨枝末，春秋公羊學方盛行，衡譏切之曰：洛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不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不實。近時通人，救以漢學，風氣旣成，華士趨名；乃

始以談理爲厲禁，講學爲大詬，且以實踐爲迂，以躬行爲腐，以信厚爲可笑，以淫盜爲無傷。敗羣壞俗，聲望反隆；及其聞政事，發議論，則又莫不影響疏舛，苛刻躁妄，陰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儔。若斯之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

又云：春秋文簡，師說絕異，三家以外，尙有鄒、夾、公羊述義，亦有未安。時賢既欲盡黜諸家，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黜他家，獨尊一傳；則其流弊，又成狹陋矣。凡此諸說，皆爲平實。

衡文和雅，類東漢人，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歌詩靜穆，多似宋人。所著又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關中原人荒議各若干卷，在燕著津談十六篇。是歲中日失和，師徒大潰，因著籌邊三策。在齊輯條陳政要爲山左陳言錄若干卷。其女昭又哀其詩文爲六齋有韻文集、無韻文集各若干卷。衡無子，以三弟子佩璫爲嗣，蚤卒。女一，卽昭；衡卒時以遺著付焉。

深病之。然因革之政，興廢之迹，大者要者，願勤覽焉。次「古」字課。（明以前書，除專譚性理者入心字課，專資詞章者入嗜字課，餘皆入此字課。國朝考古書亦入焉。）

漢、宋諸儒，照耀史冊；有體有用，誠亦孔多。然或昭於古訓，闇於時務；或密於治心，疎於經世。中人笑其識拘，世主病其才短。於是度支弗給，委籌賈豎。姦宄弗勝，咨律文吏。亭障弗守，請命人奴。不學之人，據津出政；元元困苦，亂日斯多。志士仁人，痛哭流涕。明季顏習齋先生，傷憤立教，復孔舊章；戒空勉實，六藝是課。許、鄭、朱、王，咸被貶議，雖或過當，良多中病。衡出入百氏，不守一先生言；然心以顏氏教術，最合洙泗。今西方諸國，競修政教；美舉時聞，新學日闢，遂使六書之用，讓廣於右行；三氏之化，避靈於天主。術士推其甚隆，壯夫引爲己恥。然觀其學校之制，於顏先生之意爲近。勝衣就傅，卽志康濟；視履苦狹，灼網疑目。極思流眺百郡，徧跡五洲，握川原之形勝，洞民物之情狀。瞭戰守之獲錯，晰食貨之宜忌，接歐、美之秀士，討格致之妙理，證衰盛之所由，察利病之互見；然後論次成書，用我則行，躬國兩屯，心期浩渺。釐不恤緯，未暇應聞。次「今」字課。（我朝公私有用之書，西洋各種新學，外國語言文字，皆入此字課，取途務廣，不專於紙上求之。）

學者牛毛，成者麟角；非盡無才，多誤於緣。夫居持門戶，則疲精米鹽；客游州郡，則費晷書記；名列冕軒，則勞神簿檄。塵務牽掣，道真蕪萊。是以上世高士，入山必深；

夫豈好異，懼荒所學。然巖棲谷飲，亦有命焉。中庸之軌，貞不絕俗，因應現在，過去勿留。如鏡於影，奚疲數照？寓脫於敬，斯第一義。典午諸公，清談廢職；滯空戀有，乃兩失之。次「緣」字課（此字課課無益於已而不得不爲之事。古來學人，犯此字失者極多，余亦不免，故特爲一課。）

人有同嗜，亦有獨嗜，耳之嗜聲，所謂同也；嗜別鄭、雅，所謂獨也。故或鳴珂持笏，不苦其束；或躬耕力牧，不知其劬。譬彼水火，流就殊矣。衡下不溺鄭，上未浹雅，以聲喻之，乃嗜別調。臧否人物，希風界休；甘苦文章，符情東莞。春秋佳日，登高賦詩；漢、晉名都，訪古證史。每遇林亭，去不勝思；乍聞俊顧，俟惟恐失。平陵烏氏之書，彭澤桃源之記，時誦其言，不厭百復。凡若此類，嗜乃成癖。逾武子之於馬，甚長輿之於錢。斯蓋外黃之所致嘆，建興之所不取。然吾聞范蔚宗論東漢名士云：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然則僕之諸嗜，無益亦所以爲益乎。夫庶子春華，不如家丞秋實；爲其徒華，故病君子。苟內含家丞之寶，外兼庶子之華，不亦善乎！次「嗜」字課。（此字課課可以不爲而性所酷好之事。凡吾諸嗜，名流所矜爲雅，篤行所鄙爲俗。然吾謂有此諸嗜，未便是俗，其中正大有辨，故特爲一課。）

右六字課，本末兼到，內外夾持。課法：座右置一小冊。每月朔，先列本月日數於上。每日終，自省各課有得，則以規記之。分六色：心朱，身白，古藍，今黃，緣綠，嗜

紫。有謬亦以規記之，一用墨；無得無謬，不記。每月晦，查各色規之多寡，驗各字課之勤惰焉。然以心學爲最重。衡向善之志篤矣；然而多疚者，無心學故也。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則不知求。」姚江先生曰：「千聖別無心外訣。」其難矣哉！難之，斯重之矣！

與張竹居書

音塵不嗣，俄更寒暑。比聞從者停車津門，襄治局務。伯春學行，夙玉振於江西；子山文詞，今風行於河北。將一朝酷似其舅，位極人臣；不十年當統此州，君非府屬。令望日隆，德輝遙隔；引領燕雲，我勞如何！餐衛適時，寢興多福！衡不自度量，極欲有樹於世；而名場多磨，十年屯蹇。秋悲春怨，燕雁笑人。頗思隨節出洋，及游督撫大幕，辯擴隘陋之胸，稍洗酸寒之氣。前客秣陵，卽擬借重雅譚，南見省師，參撫番之圖，贊清賦之畫。徒以名微年穉，欲言囁嚅。客歲函託同鄉京宦，謀隨駐美星使，機緣多阻，事不果成。冬間回里，伏處一年。鉛槧曠親，米鹽疲慮。先君在時，舍間粗給，邑里瘠苦，相形見裕。公損私貨，多漏寡償；加累食指，時憂不繼。自遭大故，重以分析；每歲分入，僅乃百緡。意外虧短，在所不論；一切食用，盡出其中。又此百緡，皆仰田穀，豐登歉收，僅天質主之。南陽躬耕，深慚不敏；委之於佃，頑抗時有。一紙到官，非金不靈；歲入幾

何，其能堪此？隱忍不發，抗則漸多。亡父未葬，慈母在堂；弱弟幼妹，婚嫁方來。雖有公貲，爲數無幾，鄉俗崇侈，動須另籌。東甌僻左，謀生途狹；區區館穀，爭者如雲。一尺青氈，坐困非願；分外之財，義不苟取。刻薄自奉，幾等原氏；年時每及，猶覓周臺，內飽貧味，外襲富望；所識窮乏，罕能察諒。少陵廣廈，未現樓臺；季路輕裘，尙在原野。以言爲贈，不如財之悅人；乞鄰而與，每謝瓶之罄我。種種掣肘，令人無地。可言之難，其略如此；難言之難，乃倍蓰焉。

又輔嗣談經，不泥於迹象；知幾悟史，皆得之胸臆。汝南許子，羞同趨炎之評；城北徐公，隱懷奪美之懼。蛾眉見妬，何待入宮？牛耳爭持，中傷投杼。楚國多蠅，難爲百璧，衆口鑠金，吁嗟可畏。高天厚地，常跼蹐焉！雅有延生之嗜，苦乏艱侯之藏。彥升異本，固自絕無；子才誤書，亦復僅有。久假不歸，人將憚爲常景；一覽便記，自愧不如正平。雖得指歸，終忘章句，欲事撰述，率阻披尋。二三同調，少達多窮；或倦游避世，希風長沮；或改節諧俗，移情蘇季。曹子建發義，無所興展，塊然獨處；陶元亮讀書，每有會意，悲逐欣來。水火交攻，深悼陋儒之蔽；絲竹滿坐，不解志士之顏。莊周荒唐之論，開卷而暫遣；屈平芬芳之怨，援筆而卽集。順德少詹，來典浙試，親戚故舊，謬相慰慶。以爲雕龍孤詣，當被賞於休文；賦鵝俊才，必蒙薦於北海。三場拙作，頗不猶人；多宗古誼，兼采西書。敝省名宿，覩而擊節；咸謂語言妙天下，絕類君房；風塵識神駿，待賀伯

樂。適逢載笠之交，遂作守株之待。澹臺貌陋，素昧子游；東坡日迷，竟失方叔，留滯武林，棲止僧舍。霖雨連月，鎮日兀坐。荒草不鋤，秋蟲鳴旦。鄰垣壞傾，夜半驚人。竹居侍譚，回憶如昨；清風蕭蕭，盛夏生涼。脫略長幼，嬉笑人物；時以閒暇，四出覽古；東拜宋祖之陵，北泛玄武之湖，西憩勝棋之樓，南登雨花之臺。每有吟咏，輒獻左右；建業之游，誠不可忘。流光如矢，忽已三年；雖云華妙，豈勝蹉跎？感懷不寐，慨慷鬱抑；起誦楞嚴，求定終亂，北城以外，極目汪洋；怒蛟起蟄，數百千所。浙西浙東，大被水患；衝要鄉村，盡歸魚鼈；近憐民命，遠念天變；長自改觀，太和遭災，郊壇之火，尤駭聽聞。仁人君子，杞憂日甚；京朝腐論，猶不可破。欲矢精誠，上書伏闕；徐樂微亂，較土崩瓦解之重輕；仲舒策治，譬止沸更張之失得。而漢廷高爵，非復可取於立談；洛陽少年，況未獲交於當路。苟犯忌諱，禍將隨之。日本志士，舊識一二；謬加譽飾，微詞勸駕。以爲上國官紳，忌才成俗；東朝君相，銳意求賢。景略在晉，難施王伯之術；子輿適齊，將居賓師之位。上思三月則弔之誼，中憶九州歷相之風，下動百年易滿之感，窮途熱中，頗欲乘桴。旣卒慮之，客卿難爲。名高兩忌，易及於難，明哲保身，昔人所戒。淮南故人，貽書招隱；願棄諸生，飄然遠游。從師入岳，結友事仙。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騏驥伏櫪，相者舉肥。深厲淺揭，焉用栖栖？鄙哉硜硜，擊磬徒悲！商山有草，其名曰芝；千年一秀，可以療飢。毛羽豐滿，白日高飛，下視九洲，天風吹衣。今子不往，曜靈

其馳！舊披丹經，頗窺理蘊，方外之士，謂非鈍根。厭苦塵網，亦欲從之；顧義牽情，沈吟不忍。或又勸以創設書院，收召生徒。昌永嘉之舊學，參歐洲之新書，藉東林之聲氣，萃南國之豪英。振詞章之浮靡，通訓詁之鋼蔽，發性情之痿痺，破經濟之影響。仲淹綺歲，廣授於河汾；伯安頓教，兼采夫釋老。天下自亂，吾黨自治；彈琴歌和，以思美人。時命大謬，深根而待；風雲忽會，崛起爲雄。斯亦隱居之至樂，儒者之遐圖。但鵬翼之負，必藉厚風，鯉鱗之化，終資高浪，江東一介，未列州評；聚徒講學，茲事良難。再四圖惟，仍望垂皎日之末光，照幽谷之小草；分條風之餘力，拂寒林之枯枝。相國親兄，新代南皮臨督兩廣。兩廣難治，甲諸行省；南皮生長富貴，不識民情；襲博驚愚，非有心得，寵任門丁，辱呵方伯；廉士不前，鄙夫用事。目錄之學，其效如此。李公以中興老臣，受邊疆重寄，宣武布惠，必當一新。願得長者片詞，俾分幕府專席。作書草奏，展陳、阮之微長；察材詢疾，襄范、韓之偉績。又聞五嶺之南，山川奇險。神仙之所窟宅，隱遯之所棲游；庶因暇日，恣意幽探。溯流而上，放於蒼梧；弔重瞳之孤墳，嗟夏后之德衰。子長文章，或得斯助；君平道德，倘逢其人！受賜無窮，終身銘刻。亦知孟嘗門館，彈鋏多才；終恃司農言談，推轂有味。倘此邦難圖，則他省惟命。東侯西伯，不問其賢否；國士衆人，一任其禮慢。列躡珠之上客，固欣處囊；置濫等之下舍，亦姑託食。何者？神龍失水，不勝蠅蟻之侵；壯士失所，不勝庸孺之侮。良禽急於求棲；豈暇擇木？丈夫不能自

立，安敢驕人？或乃未識弄璋，幸得釋褐；憑祖父之恆產，供飲博之日需；恃鄉鄰爲魚肉，襲禮義之毛皮。昏夜乞憐，白晝縱樂；既醉既飽，坐論高節。陰嫉勝己，吹索引批；深文入罪，必使不伸。遂令太息流涕之子，反蒙僞學之譏；長歌叩角之賢，轉獲躁進之刺。逐臭孔繁，應聲成積。悲哉悲哉，云如之何！此叔夜所以示玩世之容，孝標所以廣絕交之論也。親戚長老，里巷故舊，愛我實深，亦致戒諷；謂年未三十，而牢騷太甚，將非載福之器，殊戾養生之宜。不知劉蕡蘊欲對之策，幾寒往而暑來；唐家醜將發之禍，方日新而月異。空結仲長良田廣宅之想，並乏侯生抱關擊柝之仕，雖異蔡澤躍馬疾驅之情，頗同祖逖聞鷄起舞之志。呂黎貶亢於鈞軸，豈徒然哉！仲蔚不安於蓬蒿，非得已也。惠子知我，必深鑒之。倘帥幕總不可圖，則更有請者：上海爲通商大埠，一切見聞之所萃聚，可以討究時務，涉獵西學。現念遽觀察，係尊府至戚，願憑尺素，託挂賤名於洋務局；庶藉薄入以爲旅資，緣與聞以窺國政。如又不可，則請籌一書院講席，或蒞臬鹽學以下之幕。因無聊之極思，亦慰情而勝無。至相公節署，羣士所歸，李說縱甘，鄧聽恐厭。且海漫笈稀，於今爲甚，薪芻有前陵之慮，邢、尹有爭妍之嫌。所以魯客載贄，絕意令尹之顧；魏君干祿，不掃舍人之門。或疑棄要津而取迂途，忘親近而求疎遠。乃忠厚長者之心，非閱歷人情之論也。若得幸逢其適，爲介於張騫副使，以行采風於西國，志之存也，非所敢望也。執事稟抱天穎，嗜學若渴。金陵公子，侯朝宗最善屬詞；郗氏諸生，王子敬

尤工析理。通經方於許、鄭，致用期於管、樂。定知食實之軒，等馬廐而不朽。之子，對枚筆而失色。曩讀高文，如聆韶奏；尙賦近著，以豁塵胸。天津爲南北通衢，賢士大夫莫不經過。容接所鑿，必無遁影；可語之流，頗不乏否？幼樵先生，近成感屬，外間毀譽，均難深信，才識學問，畢竟何似？衡境與志違，有負厚愛。去歲在滬，述莫非沛也齋六字課言以自策勉。回里之後，荒廢無狀，心期浩渺，是其鬱鬱。寒冬十月，朔海將冰，珍攝起居，書不盡意。願因好風，早惠德音！

上某制軍書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

東州人士，沂江西來，自京朝官以至布衣紉履之流，皆有求於執事者也。其所求不同乎？同哉！衡之來，亦非無求於執事者也。雖然，蓋與衆不同。自輪帛之逮，久絕於林野；糊名之試，幾等於探籌。士之情存濟世者，難固守孟氏不見諸侯之義，蹈呂巽妄希執轡之侶。必矜其風節，以游說爲辱，愛其形神，以棲鍊爲樂，異於仁人之心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卑屈伺候，再三不已，斯誠鄙夫所爲，君子羞之，衡、甌越之賤士也，勝衣就傅，卽有劉子元疑古惑經之識，范希文先憂後樂之懷。幼困於病，伏處鄉曲；長役於境，飄泊江海。門非王、謝，援乏金、張。黃茅白葦，諧俗之詞拙；春燕秋鴻，流光之感深。生二十餘年矣，而功業茫然，憔悴日甚。介狷師原，誓絕於苟取；疎狂類賈，

動忤於貴人。長卿之四壁，遂乃獨立；同甫之五論，未得徑上。夙齡遐志，起滅風塵；顧影數漏，黯然神傷。高樓之篇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美女之篇云：「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每誦其言，未嘗不泣下沾襟，思棄人同事，從赤松子游也。神州之衰極矣；通海以來，蘇、張謀食，憑洋務爲良謀；齊、魯尊聞，賤新學爲末技。二病交攻，不可救藥。衡嘗與京朝官力爭尊攘之說云：上稽經誼，則蠻夷戎狄之目，不及歐洲；中覽史冊，則焚燒屠戮之慘，皆非西寇；下徵近事，則政治文學之盛，實勝中華。道德齊禮，宣尼之所慨望；民貴君輕，子輿之所嗟道。閱祀數千，徒存斯論；今之西國，庶幾近之。降爵示貶；惡用夷之杞；至會特書，嘉自進之吳；春秋復作，在所斥乎？在所予乎？又嘗與諸公論洋務人物云：通商口岸，聆睹稍廣，疑於戶習孫、吳，人挾管、蕭。然市井希榮，乞靈於煤鐵；帖括求新，拾唾於格致。頗知機器之利，略記原質之名；遂乃自命西學，競盜時譽，或會隨漢節，解頌彼都之佳麗；或粗識英文，能說右行之簡妙，而忠信之風，弗染於遷地；初哉之詁，猶誚於面牆。求其獨具心得，深明治體，學探中西之精，論持古今之平者，幾如塞北之梅，嶺南之雪。固宜不滿於鄭、許之徒，見惡於閩、伊之黨。居恆持是兩論，以諷難當世士大夫。許靖等輩，咸滋不悅；加罪飛謗，惟恐其伸。客歲作雜感詩云：「百斛珠璣覓麗人，馬煩車殆逐風塵；細腰高髻成茅葦，皓齒明眸等鳳麟。」誠傷學校之不振，賢能之寡，以堂堂數萬里而爲他人弱也。又云：「慚負香山夢裏期，殷勤勸

我餌丹芝；三春種蕙翻成悔，八方含霜不自持。「悲孤學之鮮類，擬伏闕上書，直抒胸臆，樂徵亂，較土崩瓦解之重輕；仲舒策治，譬止沸更張之失得，朋儔阻止，以爲漢廷之高爵，非復可取於立談；洛陽少年，況未獲交於當路。苟犯忌諱，禍將隨之；明哲保身，曩修所尚。會以文章被賞於曲園師，勸令來謁執事，讀執事之奏議，慕執事施設，於茲有年載矣。徒以位分懸絕，未敢輕造戟門，一質所學；既承曲園師推轂盛意，故遂不遠數千里，冒烈日，衝長風，浮海沂江，以至於斯。至之日，仲夏二十五日也；今忽將仲秋矣，盛德之輝，尙隔於咫尺；孤客之金，將盡於居停。慨然欲因秋風，涉洞庭，濟沅湘，以求異人；入南嶽，茹芝朮，以悅精魂。登高長嘯，徘徊顧念；本慕安定如緇之雅，寧效漢陽自引之遠？雖愧界休人倫之精；冀貶襄城風裁之峻。爰裂尺素，粗述來忱，達之左右，惟昭其懸遲，卽賜燕接。如言談可采，當許馳驅；倘面目可憎，便加呵遣。昔隴西之於荊州，以一識爲願；樂城之於太尉，以未見爲恨。合執事之學術經猷，非特唐之荊州，宋之太尉也；而衡區區之來意，非亦如隴西，樂城之專爲文章聲價，欲聞一言以自壯也。方今外有強敵，內有伏戎，文玩武嬉，如夢未覺；此正忠臣臥薪嘗膽之秋，志士痛哭流涕之日也。執事豈然之乎？荆湖利病，方俟細討；不敢剽撫影響之談，鋪張闕疎之論，遽上條陳，蹈游士陋習。揚子雲曰：「辭勝事則賦」。苟天假之緣，得以實事結明公之知，衡之幸也。

不然雖罄楚山之竹，竭漢水之波，攜藻富於靈均，落筆超於正平，自謂子奇復生，景略再世，一日千里，詎讓於司徒，三才九疇，乃在於汾上；文士固多大言，何從辨其真僞？知明公之不信也。韓昌黎詩云：「致君豈無術？自進良獨難。」張曲江詩云：「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鮑明遠詩云：「池中赤鯉庖所捐，琴高乘去飛上天！絜誠洗志期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敬爲執事誦之。臨書無任主臣之至！

卑議選錄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

自敘

敍曰：宋恕生浙部南鄙，家世數百年無仕者。父爲諸生，行修於鄉，抱懷早逝。宋恕之生，尊長夢燕，故小字燕生。生而多病，七齡之內，幾死者數。八齡入塾，九齡能爲古今體文，談論經史，卽每與宋、元人立異。十齡，病日幾廢，自時以後，至於弱冠，無歲無病，病又多危，費晷十七。然其間病餘，輒事披覽。十四齡見王陽明氏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爲是」之說，是時外舅孫止庵先生，與外伯舅遜學先生，方以陳君舉氏、葉正則氏之學誘勉後起；恕從受業，稍識門徑。而內兄中頌先生，治訓詁學絕精，兼通佛典；同州金遜齋先生，治顏習齋氏、顧亭林氏之學；陳塾廬治蘇眉山氏、陳龍川氏之學；其兄仲舫先生，治易象數兼禪學；皆曾從問大誼，多所啓發。然弱冠以前，

既困於病；及至弱冠以後，體稍強矣。然拂心之境，月異日新；佛佛持佛號，不能他學。丙戌遭戚，手足無措；境益險隘，非人所堪。幾死者數，天幸得脫，遂浪迹江海，捐境廣心，痛自振奮。所至輒從師友假四部籍，及近譯白人書，窮閒暇披覽之，弗輟舟車中。又所至輒從居者、行者、隱者、名者、官者、幕者、兵者、商者、工者、耕者、蠶者、牧者、漁者、鹿者、醫者、祝者、相者、卜者、主者、僕者、歌者、哭者、訪求民所患苦，士所競爭。風俗奢儉，錢幣絀盈；販運暢滯，製造竄精，形勝遷存，水利廢興，田野荒闢，戶口盛衰。稻麥荳芋，茶果藥蔬；棉桑麻葛，松杉竹蘆。雜木烟草，油酒鹽魚；牛羊鷄豕，瓦石金珠。大小百物，凡民所須。郡邑豪俠，賢卿大夫；黃冠緇衣，劍客文儒。淑女貞婦，禽舅獸姑；劫竊里殘，優娼博徒，賦役稅釐，浮勒追呼；傾貲蕩產，嫁母棄孥。鬻獄蔽罪，刑良承誣，筋骨壞折，血肉模糊。輕則軍流笞杖枷拘，重則斬絞淫掠焚屠，節壽規上，冰炭敬都。既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昏乎若迷，昭乎若覺，乃作而嘆曰：悲哉，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尙熾；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尙阻。悲哉！悲哉！知此者鮮矣！於是發憤入苾芻蘭若，茹素半載，著書數十篇，極論其所以然；成而藏諸石室，俟求曠劫或遇海內通人志士時，共吐抑塞，相與嬉笑怒罵，痛哭流涕。宋恕之友謂宋恕曰：蓋佛家多漸引之方，儒氏有據亂之制；子盍爲卑議焉。宋恕不答。久之，著卑議四篇，六

十四章。宋恕之友見之，謂宋恕曰：吾勸子卑，何猶高之甚也？恕曰：嘻，更卑於此，吾弗能也；非弗能也，誠弗忍也。夫彼陽儒陰法者流，寧不自知其說之殃民哉？然而苟且圖富貴，不恤以筆舌驅其同類於死地，千萬億兆乃至恆河沙數者，其惻隱絕也。今恕日食動物，比於佛徒，惻隱微矣，然此弗忍同類之忱，自幼至今，固結莫解，安能絕也？嗟乎！行年將三十矣；又三十年則且老死。雞報如家，人天如客，輪轉期邇，慄慄危懼。區區惻隱，於仁全量，如一滴水，與大海較。夫又安可絕也？夫又安可絕也？

光緒辛卯冬六齋居士宋恕自跋於東海之濱

民瘼篇

患貧章第一

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無危象；食爲民天，天足則民無離志。自古及今，未有十室九空而不釀亂，家給人足而成治者也。是以百姓不足，動有若之嗟；訓農通商，致衛朝之富。海外望國，深明斯理，故極力求富，而藏之於民；蓋與法家富國之旨殊矣。法家富強之旨，與儒家富強之旨，判若天淵。孟子最深於富強之學，商鞅亦深於富強之學，然而黨無可通者，旨殊也。咸、同以來，弊政滋甚；橫征內困，互市外漏；農田水利之制，苟焉弗修；天地自然之藏，尙多未發。禮義生於富足，凍餒忘其廉恥。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可爲寒心者

也。

盜賊章第二

昔惠人遺戒，明火烈之功；嚴尹信罰，息犬吠之警，道德齊禮，其風渺矣；刑以止盜，又可弛歟？夫爲盜之樂，十倍良民；自非必懲，富猶易犯；何況貧驅，爭趨奚怪？今盜律非不嚴，捕官非不多也；然而首善之區，驕肆尤甚。中原庶族，十九業斯，黃河南北，跬步荆棘。大江之表，較爲樂土；然劫竊之事，亦無日無之，役有私例，仰贈陰護；官有同情，諱劫細竊。豈盡亡良，均非得已。被盜之戶，苟乏奧援，訟必無幸，勢使然矣。蓋聞海外望國，道不拾遺，門不閉夕；雖以異族子軀，深閨弱質，獨行千里，無虞暴客，偶有盜案，登卽破獲，相去何遠，抑有由歟？詩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又云：「式遏寇虐，僭不畏明。」能無望焉？

早潦章第三

大小諸川，時常泛溢；高原燥區，又苦屢旱；更相爲虐，循環不休；哀鴻滿地，良堪惻隱。夫水旱之降，世以爲天；然人事未修，豈宜委數。夫種樹以潤空氣，理著於西書，鑿井以引源泉，效彰於東國。皆防旱之至術，化礮之良方。至如境內有浸，因而善用，則

幹流支波，但能爲益；而淹槁之災，兩可無虞。忘所常盡，動輒言天，但求暫安，計不及遠。坐使父老幼孤，頻遭於慘亡；田園室廬，恆懼於不保。斯乃仁人所流涕，志士所撫膺也。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以今方古，未爲甚烈。然情隔於代遙，痛深於目擊。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先生詞意，迫切若此。閨中邃遠，誰上流民之圖；公等慈悲，寧勝籌賑之舉？永慮長策，更侍何人！

士妖章第四

號士者流，倚厥章服，舞弄刀筆，橫暴邑里。庶民畏之。目爲訟師。訟師之強有力者，聲氣廣通，震懾守令，例案特熟，挾制院司。一喜一怒，萬戶股栗；生人死人，操其毫端。弱無力者，揚威數村，稱雄九族；良儒被虐，厥痛均焉。夫察拘文嚴，褫刑懲重，猖獗至此，其故安在？蓋由庶鮮識字，士罕讀律，鄉議無權，官護可恃。夫趨榮遠枯者，有生之恆情；悲貧慕富者，含識之公理，今韋布之士，謀食奇艱；一尺青氈，大費延譽。晝劬夕悴，肘見踵決；猶多上闕甘旨，下竄號啼。甕牖繩樞，絕望高軒之過；貸錢假粟，動遭市人之辱。而彼業訟師者，或等列庠校，或屬在世年；非有公卿之職，而門疑要顯，非有黃白之術，而財足揮霍。居則煨館涼臺，滴體於冬夏；出則狎客健僕，導隨於前後。鮮衣怒馬，親戚讓途；沈飲縱博，衣冠滿坐。積貲購仕，仕貲相長；輪蓋耀宗，田宅

利子。苟非上哲，相形難堪；是以致尤波靡，守節風微。巧取豪奪，各種名家，誦詩習禮，競用發冢。遂使農販之儔，腹誹孔、孟；以爲一號爲士，便不可近。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玉石同譏，誠憤切於身受，惡聒於耳聞也。

庶莠章第五

古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則三家之村，必有地棍。或練習拳勇，動輒毆人；或包藏禍心，專喜敗事；或陰結訟師，奉令承教；或顯交胥役，揣瘦量肥；或驅率悍貧，騷擾儒富；或依託勢富，欺壓弱貧；或羣行郊野，截亂婦女；或私立規例，強派農商。鳥獸光化，滅理若斯；魚肉善良，觸目皆是。夫耕夫織婦，獲利甚微；小販之艱，亦不可說。辛勤一生，致富能幾？稍有盈餘，便愁虎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一夫發難，厚賄乞哀。懦聲播揚，外患紛起；今日輸幣，明日割地；楚敵未乾，秦兵又至；不忍忿忿，背城一戰。胥役訟師，每多助棍；敗者十七，勝者十三。正使得勝，訟費浩繁；而彼地棍，充其受懲、不過答繫。答不知愧，繫卽獲釋；既釋之後，仍復來擾，終當賄和，以靜門戶。至或彼係戚族，或此乃孤寡，則勝敗之數，尤與情違。弱貧被壓，苦倍茲焉。今民鮮不想去鄉井，慕趨公門，實業憚修，游懶日衆。驅於地棍，亦一端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又云：「民之罔極，職涼善背。」誰之咎也？

僕役章第六

內僕外役，倚官作威；名則不齒，實則極樂。僕權倍主，役權伴僕；氣懾本管，各署之常。芸芸四民，輸其膏血；不義致富，或逾王侯，姑論州縣門僕，歲入動數千金，多且萬計，更名報捐，轉瞬顯仕，明暗諸役，千百爲羣。此輩性行，本鮮善良，一來作役，濡染益非。朝得官票，儕偶相賀；暮宿村店，勢饒便張。所至之家，奉若神明；酒肉之外，索獻錢幣。若係紳戶，稍不敢違；若係農販，鷄犬一空，欲壑不滿，輒行毆毀；鄰舍代哀，必遭株蔓，詈人祖父，以爲當然；辱人母妻，亦復時有。及原被到案，勝敗既分；爲笞爲繫，令出於官，掌笞掌繫，權操於役。其笞也，勝家預賄，則計十肉飛；敗家預賄，則呼牛皮存。其繫也，勝家預賄，則桎梏私加；敗家預賄，則眠食使適。至於捕官之役，翼庇盜徒；刑官之役，勒買刀數。尤駭初聞，豈勝痛哭？夫教養之道，曠代失修；民生今日，爲善實難。半畝之宅，良莠雜處；一門之內，苦樂懸殊。不平之端，何日蔑有？原其始意，皆欲訟官。繼念得直與否，尙未可知；衙役臨提，先受騷擾。遂爾隱忍不發，抑鬱終身；或乃不願生存，含悲引決。老成家法，以守法爲宗；閭里格言，以勿訟爲要。得聞於官，萬不能一；聞而得直，百不能一。詩云：「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匹夫匹婦，制於強暴；乏財而訟，鮮不危躬。沈寃幽恨，充塞天地。僕役之爲

胥幕章第七

夫貴賤之品，以才德爲衡；輕重之任，以貴賤爲次。斯固用人之雅素，理國之經常。今時所睹，大異是焉：修撰編檢，其名甚貴，然尺寸之柄，不以相假；各署胥吏，其名甚賤，然威福之權，乃與之共。就中權重，莫如部胥，舞文弄法，父子傳家，曲出深入，黑白變色。司員多貧，每仰河潤；潤既及矣，勢難持正。其廉公者，又多愚直；疎於例案，昧於情弊，欲駁不能，受欺不覺。七堂人雜，兼差政繁，畫諾惟命，不知何事。官反爲吏，吏反爲官，名實相戾，一至於此！外署吏權，稍輕於部；然督撫之吏，奴視鎮協；布按之吏，踞見守令，提學之吏，陰操黜復，知縣之吏，半握賦訟。無署無吏，無吏無權，並爲一氣，毒徧赤縣，夫僕役等輩，皆有傳人；胥吏雖賤，尙非其比，寧無君子，出於其中？然衆寡之數，殆懸絕矣。在昔漢氏，郡縣稱朝；妙選鄉望，以充曹職。士吏合一，猶有古風。蓋嗜利之心，有生同患；欲遏其流，惟持名念。是以古先哲王，用名範俗：夫苟任之，則宜貴之，既賤之矣，豈宜反任？彼之來充，固非爲名；惟利是圖，又焉足怪？至若刑錢劣幕，盤踞挾持，尋其殃民，或甚胥吏，望卑分尊，賞罰不及，苟弗改律，末如之何。律之弗改，雖貴吏名，亦恐無益。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胥幕之熱，生於

法家，濯之濯之，其必以儒歟？

賦稅章第八

今京祿奇薄，專仰外贈，外官費繁，持剝軍民。剝民大宗，基於州縣；州縣四應，出諸賦稅，夫浮徵勒折，律有明禁；然爲今州縣，苟遵律言，不能終日。故浮勒之禁，徒存其文？浮勒之實，仁者不免。但仁者爲之，較有限制；而服官之子，中人爲多。當其未任，非不慕廉；笑罵貪酷，亦出真心。及親其境，公私交逼；環顧同儕，莫不浮勒。倍徵浮也，數倍亦浮；倍折勒也，數倍亦勒。人之欲錢，苦不知足；既必破律，自專計利，計心一起，多多益善；由有計心，漸入貪境；由有貪心，漸入酷境；陷溺日深，殊不自覺。遂至紛提孤寡，頻飛雷火之籤；大索契憑，不恤脂膏之竭。指正人爲漕棍，視農戶爲奇貨；僻左之地，愿樸之鄉，賦稅苦民，尤不可說。但獄不鬻，尙得清名。夫今之州縣，風莫下矣；苟苦民之事，止於賦稅；目之爲清，固亦近似。然清者若此，濁者奚如？詩云：「爲民不利，如云不克！」黔黎之苦，何其極歟？若夫京外舊關，掌稅官吏，無殊劫盜，則更可悲者矣！

相沿虐政，莫甚官鹽；近創虐政，莫甚釐捐。夫鹽於民生，每飯必俱；質本極純，而官雜之；味本極美，而官惡之；價本極賤，而官貴之。仇彼私販，號之曰梟；水陸置兵，專司截殺。鹽官橐溢，譽滿區中；鹽犯人微，死者山積。又動指買私，牽連破產；使富苦勸派，貧苦淡食。吁，可悲矣！釐捐之法，效從洪逆；數十年來，設卡日密，抽捐日重，去釐遠矣，徒仍其名。總辦分委，得微色喜；巡丁同事，入局顏開。索賄橫行，人理幾絕；觸怒勒罰，千百任倍。寸絲尺布，隻雞斗酒；苟無私獻，亦不能過。至乃家船載水，投石中流；村婦裹糧，奪囊當路。傾貲斃命，輕若鴻毛。或弗能忍，聚眾毀卡，徒受誅夷，隨毀隨設。計臣憂餉，豈暇恤民？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鹽哉釐哉，稍有人心，莫不切齒。嗟彼創者、持者、加者，獨何心歟？彼方號曰大儒，號曰良臣。然則釐鹽之虐，豈有窮期歟？抑豈獨釐鹽然歟！昔漢代賢良，力爭鹽鐵；宣公、溫公，痛斥聚斂。仔哉！仔哉！

刑威章第十

古先哲王，制刑禁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誠以堯、朱反性，周、管殊情，各事其事，同惡蓋鮮。自公理漸晦，高位多憂；刑以鋤忌；非以禁暴，懼報親仇，計出網盡。秦、漢之制，動輒三族；元元之苦，蔑以加矣。皇朝定律，大致沿明；相及之法，尙未削

除、假有柳下之聖，必蒙盜跖連枝之戮；蔡仲之賢，終以郭鄰遺種而銅。二百年來，抱恨何限！若夫各署審案，恆有酷刑逼招；使被認良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必承乃已。既承之後，曰磔、斬、絞，惟上所定。是以九州之內，無力之民，莫不日夜自危，常恐禍及。詩云：「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跼。」又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悲夫！使三代遺民至此極者，非鞅、斯也歟？

賢隱篇

塾課章第一

孔、孟教旨，晦於秦後；然漢、唐諸儒，辛苦傳經，微言大誼，多藉以存，厥功偉矣。自洛、閩師弟，以不學之軀，肆口標榜，張其謬說；奇渥以來，宗之取士，功令之文，必極腐陋，又極纖巧，乃爲合格。禁引子史，禁涉時政，忌諱深重，法限嚴苛。於是民間塾課，專鋼聰明，墨守是督，博覽是戒。有好讀古書者，父兄以爲大戚；有稍講世務者，庠序以爲大怪。連上犯下，銷磨銳氣；細腰高髻，挫折英才。少壯精力，既竭於茲；先入爲主，神昏已久。通籍晚學，暇晷難得；自非上智，烏克有成？昔賢斥洛、閩爲洪猛，等八股於焚坑，夫豈過歟？

教官章第二

童生入學，進身始基；今之教官，所教何事？橫索冊費，罔恤破家；教之貪酷，乃無遺義。優劣生員，匪文匪行，惟愛惟憎；屈膝道府，乞憐州縣，無所不至。庶幾稱職，吾見罕矣。夫進士舉貢，今之所謂正途也；而生員者，正途之所從出也，教官者，生員之坊表也。教官不可問，而生員不可問矣；生員不可問，而進士舉貢不可問矣；進士舉貢不可問，而通國之政治不可問矣。

書院章第三

今自京師以至縣城，皆有書院，以課功令文。大率朔官望師，貧士恃膏獎爲生，課案操榮辱之柄；苟能實事求是，尙或有小補焉。乃今縣令以上，概多不學；無聊署客，候補僚屬，苟且閱課。所延院師，非其親故，卽以陋例。師課公明，百難得一；官課公明，千難得一。夫書院非尊爵之區，院師非贈好之物；表旣不端，景焉不曲？浮薄之子，負笈萃處；永書縱博，長夜羣飲；甚或圍調婦女，朋擾市肆。淫盜顯行，無復羞惡。其號稱攻苦者，終日呻吟，不出三科之墨；窮年塞杜，寧聞四部之名？哀哉書院，或以爲自放之場，或以爲自囚之獄；雖多奚益？可爲太息者也！

科場章第四

今京員十九奇貧，幸得試差，陋規不多，難補生計。若鬻科名，則數萬之金，或可立致，少亦數千。雖畏彈劾，發覺甚稀。冒險圖利，常人之情；倘差以賄得，則更所必致。外省分房，例用知縣，候補窮困，尤恃鬻薦。提學豐於陋規，最少鬻榜，鬻乃叢幕。復有非鬻而以情贈；鄉會試官，或憚閱卷，每募生員，詐充隨丁，入內代閱。應募之人，皆極無恥，而操重權。其餘場弊，無涉閱卷，又不勝舉。大小試場，卷多限促，掌試之官，雖一目十行，萬難徧閱。縱極公明，失人猶多。況公明者，辰星落落。數百年來，通人節士，遇合恆艱，勢固然歟？

小楷章第五

殿試一甲，世以爲至榮；修撰編檢之職，世以爲至貴；然問其所以得之者，小楷也。苟小楷不工，雖有經天緯地之學，沈博絕麗之文，不能得焉。優拔貢生之朝考也，亦以是爲等差。遂使京外風氣，特重楷課；慕妍恥醜，舉國若狂。疲心手於點畫，擲光陰於臨摹。器求精佳，或歲費中人之產；形尙滯俗，並大失書家之意。此事無謂，最爲淺顯；諸公衮衮，想莫不知？徒以忌諱未開，論對必泛；千篇一律，無可甲乙，聊憑小楷，亦豈得

已？類此得多，悉屬病標。致病之本，盡於忌諱矣。

養望章第六

編檢史職也，館中之課，宜以史論。今課詩賦，於誼何取？昔如司馬長卿之賦，猶或譏其諷一勸百；揚子雲之賦，猶自悔曰壯夫不爲。況命以腐泛之題，專尙頌揚之巧乎？蓋漢末置鴻都之學，儒臣非之；唐、宋以聲律取士，君子病之。今八股爲害，既甚聲律；幸脫八股之繫，復爲聲律所困。自非曠世逸才，有聞頓悟，更以何暇，細治實學，切究時務？養望之地，識議非蛙；偶出鴻通，必被衆謗。曷足怪乎？立法初意，固欲其愚；不然，夫豈不知聲律之無用也？

洛闈章第七

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強扶弱，法家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強。洛闈講學，陽儒陰法，談經則力攻故訓，修史則大謬麟筆；誣貞詩爲邪淫，醜詆夏序；惡禮運之聖論，敢擯游傳。自謂接孟，實孟之賊。背此「聞誅一夫」之說，樹彼「臣罪當誅」之誼；背此「殃民不容」之說，奉彼「虜使其民」之教。道統帝統，日專忿爭；上智上仁，悉遭橫貶。貪祿位而毀高隱，畏刑戮而毀孤直。憚讀書而毀通人，短用武而毀良將。善

均，而出於其黨，則極稱之；出於非其黨，則深刺之。惡均，而出於其黨，則曲諱之；出於非其黨，則痛斥之。嫉妬阿私，但務尊己；強詞拒辨，薄躬厚責。忠恕之風，於斯蕩然。末流虛僑益甚，詐僞益多，廉恥全亡，惻隱盡絕。而憑藉巍科，依倚貴勢；諛頌程、朱，以媚當時。竟得號爲理學之魁，儒林之特者，自元明來，何可勝道？哀哉理學，乃數逋逃；彼真理學，安得不滅跡埋名，空山夜哭，尙友二生，神交沮、溺也？

漢學章第八

洛、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大遠乎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大遠乎實。近時通人，救以漢學。實事求是，考據精詳，寸積銖累，艱苦卓絕。有功古籍，良非淺鮮。然諸通人，譏切洛、閩，惡其談理之不公，非惡其談理也；惡其講學之不實，非惡其講學也。及風氣旣成，華士趨名；於是漸多但治小學而不治經史，但閱序目而不閱原書之輩；此輩胸中，恆乏理解，乃始以談理爲厲禁，講學爲大詬。然猶藉曰空談不如實踐，口講不如躬行；未敢公然踰閑蕩檢。及老師益遠，大誼益微；於是輕薄少年，紈袴子弟，或稍識篆刻，或家富舊槧，莫不依草附木，自號漢學。則且以實踐爲迂，以躬行爲腐，以信厚爲可笑，以淫盜爲無傷。敗羣壞俗，聲望反隆。及其聞政事，發論議，則又莫不影響疎舛，苛刻躁妄。深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儔。嗚呼！若斯之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

夢想所及者歟？

文詞章第九

昔周之季，諸子競鳴，學有是非，文皆精妙，各抒心得，所謂文質彬彬者也。漢、唐作者，尙多如是；宋、元以降，浮僞日滋。摹昌黎之詞，例闢佛老；學彭澤之句，陽慕耕桑。質之不存，文類誹矣。千年積重，牛耳爭持。丹素相非，罕秉公論；駢散異製，同歸誣民。無題入集，自命才人；諛慕之外，寧有餘業？比文章於鄭、衛，賤庶子之春華，招悔有由，負斯文矣。

外務章第十

趨時之子，競談外務，終南捷徑，富貴反手。夫外務至難通也；能通外務，未必能兼通內務也。是以東鄰師西，內務外務，分省建官，分門取士。我則不然。自好之流，恥談外務；談者類多鄙夫，聞者驚若河漢。彼於外務，何曾稍通？委之外交，已爲大誤；矧使治內，固宜殃民。夫右行文字，豈異倉造？歐、墨情形，遠殊禹域。縱精識右行，不過如六書名家；筆追希臘，不過如愈、翺學古。無關經濟，猶甚昭顯。況乃音氣粗諧，文字極淺，生長赤縣而未知唐、虞三代之名；游歷諸洲，而未解星地一物之理。蠢如鹿豕。殘如

虎狼，而執政者尊之過孔子，信之過鄒衍；使得厚誣西人，肆行虐政，假公肥己，罄竭脂膏。咎有所歸，彼寧足責歟？

歲月章第十一

人之建立，氣爲之先；氣之爲物，有若潮汐。常其盛時，殆不可遏；及其既衰，欲振良難。故及鋒而用，則懦者亦奮；過時而試，則奇者亦庸。今京外漢員，多苦需次；或數十年，杳無差缺。淪落之賢，何處蔑有？或蘊管、孫之術，而不得參一議；抱頗、牧之略，而不得乘一障。名登仕籍，實均被褐。慷慨抑鬱，流涕太息；朝朝覽鏡，夜夜撫劍。日月逝也，歲不吾與。門巷蕭條，積感於苔草；室人交謫，疲慮於米鹽。馮唐易老，賈誼早衰，驅邁之氣，何能不挫？挫盡之後，乃始任之。債負督償，兒孫掣肘；循常守陋，遂同碌碌。大言無實，貽誚庸夫。原其至此，可悲甚矣！

用違章第十二

人各有能，短長不掩。用當其能，則意開事舉；用違其能，則綱弛目亂。故滕、薛大夫，不宜於公綽；漢家丞相，無取於絳侯。昔在帝堯之代，益、稷並稱；假使益教稼，則樹穀之效，未必如稷也。假使稷掌火，則烈澤之效，未必如益也。及觀仲尼之門，由、求

齊譽，假使由爲宰，則足民之效，未必如求也。假使求治賦，則知方之效，未必如由也。近世人材，每傷用違，精神弗出，功業弗彰。用違之過，亦一端歟？

傅舍章十三

春秋之世，去古未遠，尼父之聖，絕後空前。故三年有成，可以自信。世異春秋，聖非尼父，雖握全權，致治猶緩。矧乃牽制萬狀，稍展孔艱；欲以倉卒有所移易，其又焉能？今督撫布按，乍秦乍楚，豈無豪英，意圖興革？舊案如山，未易徧閱；屬官如海，未易周察。軍民利病，未易灼見；水土美惡，未易洞悉。至於州縣，席暖尤稀。勉強引端，求行其素志；從容覓緒，難望於後人。昔子產爲鄭，武鄉治蜀，與人之情，始怨終德。蓋凡近之舉，奏功可速；遠大之謀，收效必淹。今官如傅舍，仕多賈心；有創莫繼，反成弊政。與憎我以口實，抱遺恨於畢生。是以才敏之子，恆存自便；懼來軫之不遵，奉因循爲至訣。夫以今之牽制萬狀，稍展孔艱；雖使尼父久居一職，阻力太厚，寧遂厥圖？然增秩不徒，猶或小補；更調頻數，小補亦幾絕望。可哀也已！

政本章十四

樞府大差，號爲相職；然宰相之實，惟王足當。餘旗漢員，乃相之相；夫相之相，焉

能行志？六部書侍，部各六人；又加管理，敵體互掣。縱擅大略，難展寸長；況多兼差，署所懸隔，晝夜馳走，何暇問政？夫章茅賤族，循資平進，得至書侍，年皆垂暮。正使無敵體之我掣，無兼差之馳走，精力已衰，猶必廢弛。而況困之以紛掣，疲之以馳走；世家宗戚，左右指揮；壞道拙中，震傷腦智；其入直樞府者，又加風雪早朝，勞形拜跪之苦乎？夫樞部者，政之根本，雖有賢聖，極其位分，不過長部參樞；局外之人，罕能設身處地，動援前代輔佐，以相責望。豈知定職初意，固非願其興除。夫以發政言之，則根本在樞部；樞部今若此矣。以及民言之，則根本在州縣；州縣今何如哉？品卑壓重，動輒獲咎，雖專城居，猶難施布。若夫衝要之區，冠蓋多經；上官所駐，觸怒尤易。往來如織，銷暑於送迎；監臨如麻，短氣於伺候。無聊酬應，窮日不足；雖使言、宓作宰，恭、寬綰綬，亦豈能不權侵於僕役，政委於幕胥也？

山林章十五

祿利之途，奔競舉國；孤芳自賞，代不乏人。懷玉藏珠，恥於求賈；飯蔬飲水，安於處貧。如斯之流，良宜搜採。夫虛聲純盜，誠哉可輕；然抱道不羣，豈真無有？古先哲王，首崇隱逸；卑辭厚幣，惟恐拒招。非但假其風節，以勵貪頑；固將用其謨猷，以新治化。自蒲輪之典，久絕於中林；曠世之才，多老於空谷。友麋鹿以畢生，與莫木而等腐；

坐視同胞，修心何極？昔尹耕莘野，三聘始出；說築傅巖，圖求乃來。向使弄、謀生於今世，寧屑簡練揣摩，希場屋之遇；趨趨囁囁，游公卿之間耶？其亦長爲農工而已！

上合肥李使相書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

浙江諸生宋衡，謹上書相公閣下：衡之生，值相公南征北討大略初定之秋。束髮入塾，恥學章句，專慕古先豪傑，建非常之功，垂不朽之名者。尊長語以方今湘鄉曾公、合肥李公，卽其人也。是時神已馳於江、淮，心已傾於左右矣。稍長涉獵周、秦以來百家，旁及天竺聖人、歐羅巴洲智士之言，沈索其本，獨得其通。與當世士丈夫論天下事多不合，而觀相公所排衆議而定國是者，乃若於鄙論近似。私竊自信，恨不得拜下風，接末座，以質所學之深淺，所論之是否。文章戾俗，仕官無門，日居月諸，年且及壯。撫流光之速，能不驚心？念同胞之艱，輒欲痛哭。惟彼湘鄉，騎箕已久；左、彭諸帥，近亦云逝；中興元老，獨有相公。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欲有所質於相公之前，敢以蕪詞，先達左右。曩者洪、楊倡亂，神州鼎沸，東南淪陷，西北震動。湘軍特起異軍，轉戰無敵，惟楚有人，他州寡色。相公發憤爲雄，別治義旅，江西子弟，悉賦同仇。卒能振淮軍之聲，分楚人之績，克復名都，破滅勁寇。此相公之不可及者一矣。迨乎僞主就擒，南中釋甲，山東流賊，方復猖狂。鐵騎無算，一皆當百。剽掠周、鄭之郊，出沒晉、齊之域，縱橫千

里，所至焚殘。來如飄風，去如閃電。湘鄉師老無勳，陳謝不敏。當斯之時，苟無良帥，則獻、成之禍，必且重見。相公慷慨獨任，從容再鼓，談笑指揮，流賊頓平。此相公之不可及者二矣。西方強國，虎視眈眈，東鄰狡焉，亦思獲逞。偶有違言，每搖全局。而散人浮議，罕揣理勢；邊吏愚氓，常生事端。夫瘡痍甫復，勝敗難操。輕於一擲，是謂不忠。兒戲民命，是謂不仁。相公俯慮兵凶，不敢黷武；仰持國體，必使得平。剛柔時施，遠人折服。使赤縣之象，屢危而仍安；蒼生之情，屢懼而仍喜。此相公之不可及者三矣。漢、唐中興，人才號盛，然弼、臧有功而學無稱，禹、復有學而文無述。相公博及九流，天縱妙悟。切今之篇，比美敬輿；徵古之作，方長君實。八法小技，亦冠人間。湘鄉以外，一人而已。此相公之不可及者四矣。自昔偉人，功成名立，每恣逸樂，以償前勤。故雖賢如汾陽，而聲色極欲，忠如北平，而第宅窮麗，人之情也。相公慕晏子之風，國奢示儉；服太公之訓，敬勝者吉。食不兼味，旁鮮姬侍；雞鳴而起，專憂元元。寰區聞者，莫不驚歎。此相公之不可及者五矣。絳、灌功高，不免忌賈；子孟柄政，惡斥儒生。相公休休有容，殷殷下士，吐哺等於周公，歌衣符於鄭伯。河朔開府，實爲衝途。賓接英彥，殆無虛日。人之有技，若已有之；爲國求才，不遺餘力。湘鄉薨後，名卿禮將，薦自相公，十之七八。此相公之不可及者六矣。唐之牛、李，宋之蘇、程，咸以君子而分黨類，相攻不已，馴至禍國。相公深鑒斯過，大度並包。或未達施爲，輒加非議。形之章奏，騰之口

舌。如有可語，則曉以老謀；如無可語，則姑置弗校。卽有意謗傷，大違公是，亦付之一笑，不嫌於懷。此相公之不可及之至者也。雖然，此七不可及者，夫人而知之矣。夫人而知之，殆非相公不可及之至者也。若夫相公不可及之至者，其在修道立教乎？往者夏氏尙忠，殷氏尙質，周氏尙文。教文之敝，莫若以忠；文不可去，莫若以文救文，使反於忠。孔子是以刪詩、書，正禮、樂，修道立教之意切矣。天方降割，賢聖無權。秦人師戎翟之法，而繼周統；劉氏起盜賊之間，而襲秦號。懸律著令，悉本鞅、斯；亦藉焚餘，徒資粉飾。自時厥後，小異大同；學者干祿，鮮能究實。訓詁之詞繁，經濟之術隱。將反之忠，文敝轉甚。而姚、姒之政，猶行於西國；忠實之學，乃盛於歐洲。意者周末通人，浮海西去，先王要道，遂與俱西乎？何其政之多與周官合，又加精密；學之多與孔門合，又加深博也？蓋昔孔子刪書終秦誓，而刪詩取簡兮之篇。其卒章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孔子若預知秦將代周，後千餘年皆將踵秦法，有無窮之痛，而先王之治將復見於西國也。天憫中華，使東西通，西之政學，漸聞於東。斯乃世運之轉機，民生之大幸。然而中華士夫，銅蔽堅久。中帖括之毒，崇虛矯之談。信末師爲古聖，斥西人爲外夷。深閉固拒，不求其說。嫚罵厚誣，自矜爲正。譬如有人：先世大富，金銀琉璃，車渠瑪瑙，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充塞室廬，照耀晝夜。後嗣不肖，不能保守，而此諸珍，悉歸他族；惟存舊廬，空無長物。牛溲馬勃，盈堂積階；而彼富族，過而憐之，出其祖珍，願與之共。是人

生貧，目未識珍，疑爲怪物，能作禍祟，怒而叱之，汝欲害我！中人惡西，何以異是？良由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先入爲主，膠其神思；遂乃貴我賤硤，賤彼連城，並爲一談，牢不可破。相公起家翰林，固亦幼學占畢，獨能高覽廓寥，力排流俗。於是啓帝心，抑朝議，闢方言之館，創格致之院，選求學之童，譯切用之書，開名賞之門，拔通卓之士。於是海內向風，狹胸日擴。漸知講討實學，輕陋華詞。三十年來，若輿地測算諸學，能者蜂起，超越古初，此誠相公修道立教之功也。此所謂相公不可及之至者也。昔韓退之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衡亦以爲相公修道之教，以文救文，使反於忠，功不在孔子下。然相公極意修道矣，而道猶未大興；極意立教矣，而教猶未大洽。民困猶未盡蘇，士習猶未盡上，兵氣猶未盡揚，盜風猶未盡清者，何也？此蓋非相公一人所能爲力也。淮南子曰：「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法窮而不變，雖使伊尹當國，傅說佐之，不能致治，今日之事是也。變法之說，更僕難終，請爲相公先陳三始。蓋欲化文武滿、漢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氣，必自設議院始；欲興兵農禮樂之學，必自改試令始。三始之前，尙有一始。則曰：欲更官制，設議院，改試令，必自易西服始。衡蓄三始之說，十年於茲；一始之說，亦五年於茲矣。與人談三始，猶有然之者；談一始，則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罵，以爲背謬已極，名教罪人。夏蟲不可與語冰，井蛙不可與語天，舉國皆狂而狂不狂，若之何哉！奚以

明其然也？蓋耳目不新，則精神不振；主持不彰，則趨慕不一。昔者趙武靈王患國之不武，令易胡服，以習騎射；而趙兵之強，遂冠三晉，卒能北卻匈奴，西抗暴秦。孝文帝患國之不文，令易華服，以習禮容；而魏儒之盛，遂追兩漢，卒能柔屈南朝，治安中土。近者東方之君，患國之因循，令易西服，以習新學，而千年積重，一旦頓移，卒能揚聲於西，稱雄於東。此皆易服明效之大驗也。然驚世之舉，非大智不悟，非大仁不圖，非大勇不決，此難與流俗人議也。事故有似迂而實切，論固有似怪而實正者，此類是也。流俗之人，不學無術，可與樂成，難與議始。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向使趙、魏之主，牽於舊臣之爭；東方之君，阻於拘儒之諫；則必無赫赫之名，蒸蒸之象也。然斯舉體大，誠非人臣所敢陳請。滿、漢官制之更，亦若斯焉。然則所當陳請於上者，無已，其必首及議院試令乎！夫議院宜設，試令宜改，微特相公大智，必當久悟；方今豪傑，亦頗能言，利弊昭然，寧俟煩說？然其條目，則慮各異焉者也。衡近著卑議四篇六十四章，凡三萬言。私議變通之法，大旨歸重議院試令，而略及官制，敢上左右。夫易服更制，一切從西，策之上也；參用西法，徐俟默移，策之中也；不肯變通，但責令實，策之下也。上者欲言而未敢，下者諧俗而羞言，茲所言者，皆不上不下，居策之中。視今日之政，則已爲甚高，較西國之法，則猶未免卑；故命曰卑議。願賜披閱，采取上聞。則衡身雖不用，而平昔所學，得以稍行，生民之苦，得以稍減，亦可以少慰十年之憔悴。

悴，略解當世之譏嘲矣。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知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故時者最難遇，而勢者最可珍也。夫布衣窮閭之士，好學深思，獨具心得，忍其饑寒，以憂黔首，言甫出口，謗卽隨之，腹中萬卷，無所宣達，此天下之至悲也。據勢獲時，功名蓋代，而過守慎言其餘之戒，坐失千載一朝之會，此則巖穴之儔所爲扼腕而深惜者也。今相公應名世之運，樹非常之烈，受崇爵之封，宅首輔之職。建牙京畿，號稱傅相；敕賜紫轡，儀同藩王。樞垣譯署，咸奉方略；門生故吏，多任封疆。此士之極致也。地球凡十三億八千萬方里，皇帝所臨，凡八千八百萬方里。遐邦君長，僻壤婦孺，莫不懾相公之威望，知相公之名姓，蓋於古未有也。自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相公遭逢聖神，倚任不疑，歷事數朝，恩禮無間。偶有讒毀，立加譴黜。君臣相得之盛，尤數千年來所希聞也。今國家閒暇，主上聖哲，相公康強；不及此時，建大議，挽大局，除周後之弊，反秦前之治，塞東鄰之笑，禦西土之侮，使聖清有無疆之休，而相公增不朽之譽，事之可惜，寧有大於此者乎？相公密告，局外莫詳；區區之獻，或恐其陋。然有所欲言而不言，則非忠也；不能料相公之必已密告，而蹈於陋，則非智也。與其傷忠，毋寧傷智。且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卑議所列，抑或有相公所未暇慮者乎？或又曰：相公春秋高，閱人多，厭聞游談，將徒取憎。雖然，相公接士，盈千累萬，人志不同，亦如其面。相公固當不輕量天下士，衡又何敢妄度相公哉？渡海甫泊，風

波色未定；敢先略述所欲質者，詳則具於卑議，然亦未詳也。相公閱後，如以爲有可采，願賜燕閒瞻顏色，將縱論古今，以竟所質。如以爲無可采，則衡素聞幽、燕之西，晉、秦之間，太行華山，綿延千里，奇峯插天，石室錯落，中多異人，且饒靈樂；夙諷丹經，誤技塵網；方及妙齡，從師問道；墮聽黜明，以懺結習；練氣保神，以求長生；豈與當世庸鄙之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哉？海濱野民，未學時禮，語昧忌諱，無任戰栗之至！五月五日，衡再拜！

報夏穗卿書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

己丑之冬，窮經荒寺，辱臨訪，未深談。別後飄零無狀，望雲慚泥，不通問五祀矣。客秋今春，累聞王、鍾、康、梁諸子，揚頌學業；或云梨洲嫡派，或曰定庵化身。諸子非妄語者，始恨知執事晚。頃又承胡仲巽示書數簡，崇論閎議，奴劉婢趙，覩鳳片羽，欽慕益切。然與鄙見有小異者：執事判長夜神州之獄，歸重蘭陵；嶺南康子，判斯獄也，歸重新師；下走判斯獄也，歸重叔、董、韓、程。敢布區區，惟執事誨之。下走以爲家宇之弊，極於姬周，發、旦抑民，殆甚殷、夏；民因抑恣，困不悟故。乃有仁智之士，皇、田、孔、墨、列、料、宋、莊、鵬冠（鵬冠純乎民主之家，昌黎謂雜黃老，大謬。）之倫，立說著書，期仲公理。雖所立之說，或含或露，所著之書，或亡或存；要其宗旨，悉歸扶民。教

不勝世（神州教不勝世，泰西教勝世，共天平。）雖有同概；然師徒授受，源潔流清，世法自世法，（法不得列爲周末諸子之一家）教宗是教宗，固截然也。自叔孫通以老博士曲學媚盜，榮貴震世，而孔教始爲世法所亂；然餘子之教，猶無恙也。及至江都認法作儒，請禁餘子；餘子之徒，懼干法網，漸多改削師說，而周末諸子之教，始盡爲世法所亂。照賢者避世，死守口傳，由漢迄唐，高隱遺文，往往急急怨怪怒，情殷扶民。世雖遠之，不敢不敬。則諸子大義雖亡於庠校，微言尙存於山林也。及至昌黎，借儒張詞，排斥高隱，而山林之名，始漸奪於華士。然其俗迹太顯，未能遽絕山林之教種也。（世人論文習稱韓、柳，論學莫不內韓外柳，實則柳學高韓萬倍，惟其高，故見外也。）及至伊川，以純法之學，陽託儒家，因軻死之謬談，建直接之標榜；舞儒合法，力攻高隱，黨盛勢強，邪說持世。世主初疑其怪，旣而察其說之便已，遂私喜而獨尊之。民賊忍人，盤踞道統，醜詆孤識，威抑公理；而山林教種，無地自容，一線微言，從此遂絕。文明古族，蠢若野蠻；甘僕，金、元，任屠張、李。餓死恆沙，相食泛常；竊劫公行，蒸報盈耳。詩禮發冢，粉糞蠅壁；虎狼稱仁，鹿豕號智。風俗議論，如夜方中；等彼印度屬蒙，希臘屬土之世。悲哉！悲哉！叔始之，董、韓繼之，程終之；四氏之禍同族，所謂烈於洪水猛獸者歟？下走太息痛恨，積鬱難宣，思著子通、續史通、續論衡三書，理周末之教緒，排長夜之邪說，藏諸名山，俟諸其人。人事多阻，未能急就，就正有道，尙需年時。先質宗旨，以驗離合。執事倡議改教，甚負盛意，然下走

竊以爲圖拯神州，不必改教也；復教而已。海東之所以臻此文明者，由有耶穌、路得、東盈黎、非立麥蘭敦諸子，倡排教皇之僞教，以復基督之真教也。東西之事，復教之明效也。神州復教之業，天其或者責吾曹歟？然下走嘗自衡於東西，倡議復教。諸子識雖不讓，力誠遠遜，所見海內可人，亦皆力不副識。求如東西諸子之公然倡復，百折不回者，竟未之得，然則此土其無望乎！悲哉！悲哉！抑將有待耶？聞台從卽來滬，願作十日之談。臨素神馳，敬問起居無恙！

擬請廣學校摺

爲痛定思痛，敬陳管見，請急倣行敵國，學校成法，以作人材而挽時局，恭摺仰祈聖鑒事：

臣聞學校者，議論之本也；議論者，政事之本也。政事之病，莫大於外張內弛；議論之病，莫大於似是而非；似是而非，由於不學。故欲振作政事，必先轉移議論；而欲轉移議論，必先開廣學校。此古今中外之通理也。今聖明在上，德侔覆載；四門洞闢，圖治孔殷；而政事積病，未見稍減。其諸學校未廣而士大夫議論尙多似是而非之故歟？臣敢犯衆怒而爲我皇上陳之：

今之言治者，約分兩黨：一主守舊，一主師新。然以臣觀之，彼主守舊者，不知守唐、虞三代之舊，不知守皇朝祖宗之舊，而惟知守帖括之舊，乃守舊議論之似是而非者也。彼主師新者，不知師歐洲諸國之新，不知師東方強鄰之新，而惟師市井之新，乃師新議論之似是而非者也。

彼守舊者之言曰：制義必不可廢，刑律必不可改，商必不可扶，工必不可機，大臣之權不可重，戎狄之法不可從。夫宋前無制義而經學盛，宋後有制義而經學衰；且皇朝初興，亦無制義；明崇制義，寸土不保。不可廢者，何也？唐、虞三代，莫不輕刑；皇朝初興，刑亦寬簡；及世祖都燕，海內方亂，暫沿明律，以治漢人。明律源出商鞅、蕭何，法家慘刻，儒者所嗟，祖宗權時暫用，殆望後嗣修葺。不可改者，何也？抑商之議，亦出法家；斥機之論，見正孔子。商不可扶，工不可機者，何也？自古聖帝，皆有重臣，所以分勞萬機。總成庶職。隆禮厚祿，深信專任，乃責其效，無效乃更。即今西國，亦莫不然。皇朝世祖之初，遣攝政王征明，假以便宜，大勳遂集。茲非重臣之顯效歟？今樞員疆吏，互相牽制，將欺上虐下，則權有餘；將破格圖功，則權不足。權不可重者，何也？戎狄之法，誠不可從；然考六經所謂戎狄，乃指中國邊塞，無文字、無禮教、耕作殺戮、仁義烝報之諸部落，不及其餘。歐洲禮教，自古秩然，以爲戎狄，此經學不明，野語盛行之故也。凡此議論，皆所謂守帖括之舊也。

彼師新者之言曰：鐵路礦務必興，銀行郵局必創，戰艦軍械必多且精，絲茶紗布之利，必保且奪。數端者誠西法也。然行於官民一體，文武京外堂屬一體之西國，則誠西法也；行於官民隔絕，文武京外堂屬隔絕之我國，則西法依然我法也。我法依然而數端並舉，費如烟海，外漏中飽，瘡痍之餘，何以堪此？國貧愈甚，剝民愈酷。方今盜賊，已徧中原，東西財鄉，力竭捐借。若再酷剝，大亂必起，神州之禍，豈堪設想？每見市井小兒，不度人已，家業已落，債侮已多，而居室服食，惟新是師，生計命脈，則不求新，必至一敗塗地，不可復振。今之主師新者，抑何太不察歟？

守舊之言如彼，師新之言如此，兩黨相非，交攻真是。更有既溺帖括，復醉市井，中乾外強，盜竊聲譽；自謂酌平新舊，置驛中西，無識羣和，尤仇真是。於是真是無毫末之權，似是有充塞之勢；一切政事，患爲所持。縱使創開議院，而響應者必合汙之議；創開報館，而風馳者必騰虛之報；於是乎外張內弛之病，永不可除；小康大同之治，永不可幾矣。

夫同此地球也，何以似是之議論，不可行於西；真是之議論，不能行於我；如此其相反也？將非國人智愚懸殊之故歟？夫我國水土之佳，豈不如彼；古聖之教，豈不如彼？智愚懸殊者，何也？將非識字讀書人數懸殊之故歟？

臣聞西國識字人數，德最多，每男女百有九十餘，俄最少，然亦有十餘；我則大較：

男每百得一，女每五萬得一耳。蓋去最少之俄尙遠矣。西人勤學成俗；自世爵貴戚，文吏武將，兵農工商，老嫗幼婦，公私之暇，鮮弗開卷。其學古者，蓋莫不兼誦百氏之經，博涉萬國之史，文字窮源，禮教究變。其學今者，蓋莫不洞勢六洲，曉情五族，至於鄰敵，尤所熟窺。我則翰詹科道，號稱學藪，求勤學者，尙如越雪；本國經史，皇朝疆域，求講討者，尙如辰星。視彼何其懸殊哉？此豈性不好者多哉？抑督之勸之之道有所未盡也？

臣聞西國通例，男女生六七歲，必使入學；不則罰其父母。未經本學考取，不得爲官爲師，及操各業。可謂盡督之道矣。學校多者，乃至爲所十七八萬，爲師二三十萬，歲費爲銀八九千萬兩。藏書多者，乃至爲所五百七十餘，爲冊五百四十餘萬，碁布國中，任衆人覽，可謂盡勸之道矣。督之勸之之道如此其盡也，識字讀書者，安得不多？國人安得不智？似是而非之議論，外張內弛之政事，又安所容於其間歟？

夫西國其遠焉者也；日本，東方小國耳。自創於西，君臣危懼，遠乃決然，舍去陋見；捐忌諱，輕刑律，改正易服，大開學校。不數年而民智驟進，議論日新，政事隨之，國以頓盛。遂乃闢蝦夷，并琉球，增外稅，收客權，治兵海上，侮我大邦；襲朝鮮，據遼左，破澎湖，割臺灣，駸駸乎欲與大二十倍之俄、英，爭亞洲之牛耳。茲非最近之明驗歟？今聞其國學校，已盈三萬，歲費銀兩八九百萬，學師男六萬餘，女二千餘，學生男二百餘萬，女八十餘萬；莫不實發實銷，實授實受，首之以倫常，繼之以經史，廣之以方

言，曉之以時務，引之以算術，啓之以化學，壯之以體操，激之以音樂；而東京大學規模尤闊，至於農工商兵，又各別立專學；又有博物之院，博覽之會，以助讀書之課，以鼓學者之興。其於學校，抑亦可謂盡心矣。

今皇圖十彼，人數亦十彼，而學校不盈二千，歲費不及十一，又皆無實而徒有名；督學不督，教官不教，棲生無舍，給生無書，樂器塵封，堂階草長，春秋丁祭，城生暫集而已。藏書之閣，禁外止三，又不易入；市肆有書可購者，通國不過十餘處；院長庶幾勝任者，同時不過十餘人；武科武職，固不望其識字；文科文職，亦不尙其讀書。問有研窮經史，或時務者，每反以此被擯於場屋，被忌於同僚，被抑於上官。夫以人之求識字讀書如此其難也，而又不識無礙於仕進，能讀反妨於仕進，如此其陽督而陰阻，陽勸而陰戒也。然則識者讀者之少，豈足怪哉？

臣按：經傳百家，皆云古者無地無學，無人不學，蓋類今之東西各國；故其時無似是而非之議論，無外張內弛之政事，殘篇斷簡，厓略猶存，稽古之徒，慨慕無已。自秦坑儒士，漢任法家，南北戰長，金、元禍烈；閱年數千，學校未復。其間非無仁君賢相，而恆謝未遑；非無達士通儒，而徒深嗟嘆。化行俗美，杳杳無期；孔、孟有靈，豈勝隱痛？皇朝祖宗，右文相紹；時會未至，姑引其端。從容竟緒，留待後聖。皇上智勇天錫，奮欲有爲，而乃挫於強鄰，喪師失地，意者天將降大任於聖躬，而以敵國外患促復數千年之廢典

歟？

然古制久失其羣，西制驟難全用；日本同文同教，章程概可做行。不揣冒昧，擬請我皇上，俯采芻蕘，諭飭出使大臣，照會彼國外務省，查取文部省大小學校縷細章程，奏呈御覽，發行戶、禮二部，咨行各將軍督撫府尹，立依原數，籌費做行；則自強之基，於是乎樹，一切善政，逐漸可興；十年之後，其可以洗今日之恥矣。臣非不知皇圖十彼，人數亦十彼；彼有學校三萬，我必有三十萬而後相當；彼撥歲費八九百萬，我必撥八九千萬而後相當。徒以方今財源未開，國庫奇絀，若依乘數撥費，雖竭歲入而猶不足，暫依彼數撥費，則甚綽綽而無難籌。然臣猶有慮焉：費依彼數，固無難籌；而折枝不能，結習罕破。臣知部臣疆臣，鮮樂聞此；必將羣以不急爲詞，無費爲解。夫養兵每歲費數千萬，而頃者不收一兵之用，買艦累歲費數千萬，而頃者不收一艦之用；節彼行此，可療本病，宜緩宜急，豈不昭然？臨以嚴旨，不准奏格；是在皇上斷之而已。臣爲作人材挽時局起見，是否有當，伏候聖裁！

與岡鹿門書

緒光二十年二月一八九六

海西宋衡，敬問海東岡鹿門先生有道無恙；衡，甌越之鄙人也。局促鄉邦，未曾東

渡；然自幼聞貴邦山水之佳，文物之盛，神馳久矣。吳人張經甫與衡善，每論東土，必及先生。經甫，敵邦第一流人也，而心中有先生，於是衡心中亦有先生矣。既又獲讀大著尊攘記事，觀光紀游二書，名實克副，欽慕益深。極思東訪高齋，治裝未果，忽值戰爭，海疆鼎沸；食毛踐土，守法避嫌，不敢復夢扶桑，遙貽尺素。茲幸兩家釋怨，玉帛重聯，則散人通問，法所不禁。用敢冒昧奉書，略質所學；且詢無關邦政之哲學文學要端數條，惟先生教之，告之。

衡束髮受經，卽憎俗解，長涉百氏，自周末諸子，至竺典歐論，咸究心焉。蓋昏乎若迷者久之，昭乎若覺者又久之；然後乃敢自信，然後乃敢著書十餘萬言，以力攻陽儒陰法之學。

嗟乎！陽儒陰法之學，始於叔孫通，極於宋、程朱。其學陽尊孔、孟，陰祖軼、斯，務在鋼民聰明，拂民天性，驅民入於狽榛之域，奴僕之區。嚴防其界，使民救死不暇，以是迎合世主，世主使之，貴族亦使之，則號於世曰：某某，純儒也，某某之學，正學也；有能習某某之學者，吾顯之，有敢非某某之學者，吾罪之。於是僞儒之黨，羣執世權，民間疾苦，悉置不問；禮樂兵刑農工商醫之政，悉置不修；官吏肆虐，盜賊橫行，民不聊生，頻釀慘劫。其極至於屠城數百，流血萬里，名門婦女，半充婢媼，如昔金、元、張、李之亂，而彼僞黨，曾漠然不少動。於此雖有人焉，悟尼父之微言，明子輿之大義，痛恨

僞儒，口誅筆伐，如貴邦山鹿義矩、物茂卿諸先哲其人，然寡不敵衆，正不勝邪，孤芳自賞，於世奚補哉？

衡既著書十餘萬言，以力攻僞儒；其精者藏諸石室，雖未敢示人，其粗者如易歐服，師西律，改官制，開學校議院之類，則公言之有年矣。陽春寡和，僞黨切齒；年已逾立，未得寸柄。遂乃廢然，志灰興亞，口絕扶黃，專研心性之理，兼以文章自娛爾。前見貴邦東京大學章程，集長萬邦，盡美盡善，內文學部有哲學、漢文學二科；黃種聰明，本倖白種，培植既殷，通人必衆。邇聞貴邦學會繁興，哲文二學，亦別有會，不勝馳慕！衡今者雖已絕口不敢復談邦政，然哲文二學，深雖關政，淺似無關，或爲散人所可講授之學。故近與二三同調，擬創神州哲學文學二會，以救諸教之弊，起八代之衰。敬詢貴邦哲文二學要端數條，企賜詳答。所質鄙學大旨，未審以爲然否？倘承不棄，乞示高齋地所，以便續有質詢，杖履康強，撰述廣富，伏惟自愛不宣！

書不纏足會後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

五大洲之民俗，其出人意表者多矣，而最難索解者，莫如我大清境內漢族婦女之纏足一事。

衡嘗苦索其解，久而後得之。今者嶺南江表，士大夫創不纏足之會，可謂千載一時，

大慈大悲者矣。然而陽春和寡者，何也？其諸病源之去，非會中人所能爲力歟？

夫漢族婦女之所以盡心力於纏足一事者，非愚也，非忍也。夫使病源於愚，則婦女之智者必不爲，今智者亦爲之，則病不源於愚也審矣。夫使病源於忍，則婦女之仁者必不爲，今仁者亦爲之，則病不源於忍也審矣。然則受病之源安在？宋衡曰：聞見之虛影，迷誤其羞慕；古今之實形，隔絕於耳目；斯受病之源歟。

所謂聞見之虛影，迷誤其羞慕者，何也？一曰聽歌，二曰觀劇。今自通都名城，下至三家之村，莫不有鬻歌者，其歌詞狀古美婦女若才婦女若貴婦女，必曰三寸之足；狀古醜若蠢若賤婦女，必曰盈尺之足，而漢族數百兆夫男婦女，殆無一人未曾聽歌，歌詞虛影，深入人心。若夫曾觀劇者，亦殆居五分之四，而劇者狀古美若才若貴婦女，亦必短其足，狀古醜若蠢若賤婦女，亦必長其足，劇相虛影，深入人心，里巷以爲談助，父母與有榮辱。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女之孝者，較多於男，安得不盡心力於此也哉？

所謂古今之實形，隔絕於耳目者，何也？一曰婦女無學，一曰漢不雜處。漢以來女學久廢，婦女能讀書者，萬不獲一；未曾讀書，故於歌劇所狀，信之若考據家之於六經三史，理也，勢也。夫人非仙靈，安有不披一簡，不開一卷，而知古美婦女若才婦女若貴婦女之皆非纏足者哉？安知姚、姒、子、姬、劉、李、趙、朱之代，皆無纏足之令者哉？安知儒、墨諸教，皆無纏足之訓者哉？

夫常人之情，舉止服飾，莫不慕貴；今夫天下爲人母之最貴者，莫如皇太后、皇后、公主矣；次則親郡王、貝勒子、鎮輔國公、將軍之命婦也；又次則旗籍大臣、內而樞院閣部、外而將軍督撫之命婦也。然而皆非纏足者也。然而旗、漢不雜處，自非會居游京師，及生長於駐防之區者，畢生未聞旗人之名，何況其形？彼又安知旗籍命婦之皆非纏足者哉？彼又安知親郡王以次之命婦皆非纏足者哉？彼又安知皇太后、皇后、公主之皆非纏足，而同符唐、虞三代者哉？且即使居游京師，及生長於駐防之區，而旗、漢仍不雜處，閨門寡出，婚嫁不聯，罕獲親炙，終難浹洽，所以鮮相慕效者也。

今欲挽此病源，則有二策：上策非會中所能爲力也，是在九重慨然追三代之典，師東鄰之制，下教育之令，令民男女六歲皆入學。次策則惟有列名公請諸行省尙書侍郎，會奏請整飭樂部，增立新令，嗣後演劇，惟娼妓詐狀纏足，自非娼妓，概不許狀纏足，犯者重懲。劇者革，則沿門鬻歌者，自將徐革矣。又請變通旗籍舊章，凡旗人之貧而願致力於農工商者，許其出外，與漢民雜處，一體歸州縣轄治，則病源亦可漸清。諸君子倘以爲然乎？

或曰：子之所畫，皆必不行之數也。曰：然哉！然吾姑妄言之，子姑妄聽之而已。且夫孔、孟、莊、墨之書，皆姑妄言之書也，百世之下，聞風興起者，亦皆姑妄聽之徒也。寧獨宋衡好爲空談？且宋衡何談非空？又豈獨論纏足一事哉？

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

宋衡者，浙部南鄙人也。自幼悲盈後，慕姬前，學經天緯地之文，抱易法以儒之願。客游四方，廣聽沈察，行年三十，知志不可稍就，乃痛哭流涕，絕學棄智，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乃與煙波釣徒張君，江湖散人陸君等結千齡之盟，爲莫逆之交焉。

童學時者，浙東勝流，惻惻好學；有友曰胡道南。歲甲午，東事起，邊氓仇吏，引敵長驅，徵天下兵勤王，連營數千里，拒戰皆不利，乙未割遼左、臺、澎，償兵費白金二百兆兩，以平。是役也，爲大清天命紀元以來未有之挫；然猶恃白種助，否則宗廟且危。帝乃憂之，羣公亦懼。乃稍稍弛禁網，開言路，士風一變，則爭言舍舊，則爭言自強，則爭言西法善、西法善也，則紛紛然謀學會，謀報館，於是汪康年、梁啓超等創時務報於滬濱，何廷光、葉廣仁等創知新報於嶺表，江標創湘學報於湖南，陳乂創利濟報於東甌，而童、胡二子，亦慨然請於撫浙使者，將創經世報於臨安。

宋衡棲於滬濱，閉門向友，絕口時務。二子訪焉，告以所謀，曰：君其同？

宋衡歎曰：有是哉，子之忠於桑梓也！雖然，清議之無權也久矣；子將爲清乎，則子之報必無幸矣；子將幸子之報乎，則必清其名濁其實而後可矣。夫清其名濁其實，度非子之所屑爲也；然則又奚創焉？稽山峨峨，鏡湖綠波，彈琴詠風，不樂云何！夫清議之無權

也久矣；子盍休焉！

二子曰：雖然，其亦盡吾心焉。子爲我司刪錄，且著論，其可乎？

宋衡歎曰：有是哉，子之忠於桑梓也！僕病未能同，甚愧子。

夫刪錄文章，實持否臧；苟空炎涼，必府謗傷。將直道，身不保；將附勢，背本誓。安敢司？安敢司？夫衡久棲滬濱，報館密鄰；赫赫諸報，炎暑鬱蒸；片紙隻字，未嘗乞登；誠知迂拙，無當時稱。今子奈何，使蟻浮海，使魚綠陵？且子不欲報之興歟？使僕著論，有心者必愛，有力者必憎。夫有心者不敵有力者久矣；騶虞孤弱，豺狼逼人；縱我不恐，子寧不兢兢？雖然，不可無以答子之誠，其強爲子著論；攝之云乎，豈曰可真？若夫刪錄，敢謝弗能！

二子固命兼司刪錄；宋衡固辭，乃受專攝著論之約。

經世報敍

今赤縣之民有恒言曰：某學經，某學史，某學理，某學數，某學文，某學諸子，某學經世。經世別爲學之一宗，於是世之昧於經，昧於史，昧於理，昧於數，昧於文，昧於諸子學者，莫不以經世爲遁逃藪。於是世之明於經，明於史，明於理，明於數，明於文，明於諸子之學者，激而避經世之名若汗。汗之誠是也；彼遁逃者汗之歟？

宋衡曰：始汗經世者，別經世爲學之一宗者也。夫古無所謂經學、史學也，學者學經世而已矣。理者，經世之的；數與文者，經世之器；而經史諸子者，經世之師承也。世謂孔門分科以教，惟政事一科爲學經世。嗚呼！殆不然歟？

宋衡曰：理者，經世之的；德行，則理學也；孔門莫不學，而顏、閔諸氏所得最較深。數與文者，經世之器；言語政事，則數學也；孔門莫不學數與文，而宰、冉、言、卜諸氏所得最最深。彼顏、閔諸氏深於經世之理，而於數與文較淺，故不著書，不談道統，不問國政。彼蓋以大道既隱，天下爲家，無可談之道統，無可問之國政，著書徒勞，不如其已。枉尺如見南拜跖，寓志如春秋尙書，則又未能。故寂寂然。所謂至悲無聲者歟？宰、冉諸氏，深於經世之數，而於理與文較淺，故弗能忍，而汲汲焉欲試其言語政事之長。言、卜諸氏，深於經世之文，而於理與數較淺，故小大畢識，孜孜窮老，功乃反在顏、閔諸氏上。然則四科何一非經世之也歟？

孫寶瑄曰：訓詁者，學之始；詞章者，學之終；均不得別爲一宗之學。

宋衡曰：然哉！然哉！訓詁者，四科之始，卽經世三學之始；詞章者，四科之終，卽經世三學之終。劉漢以後，訓詁詞章家爭據孔門之文學；李唐以後，治訓詁詞章而不若人之徒，或乃悍然自居於孔門之德行，以傲朋儔，於是縱橫家遂敢妄附孔門之言語，法家遂敢妄附孔門之政事，而孔門經世之三學，於是乎幾絕矣。詩曰：一爲民不利，如云不

克。」彼法家之政事，非治民也，克民也。夫至以克民爲經世之學，則昧於學者之以爲遁逃數，而明於學者之汙之也，固宜。故曰：始汙經世者，別經世爲學之一宗者也。

今白種諸國，大小學校，莫不以經世爲學，以三學爲教。日本崛起黃種，興學尤銳，師白而宗儒，行之二十餘年。舉國男女，幾莫不粗通三學，略涉孔書；專精之士，百萬有餘；報館八百，學會繁殊。赤縣之民，相形大愚。異哉！四科之教，幾絕於此土，而驟興於彼都；素王之旨，積晦於鄉邦，而復明於遐區也！

嗚呼！向使平仲不阻，子西不爭，先師裂土，改制新民，四科之學，徧於羣倫，步湯踏武，放癸誅辛，祖述二帝，揖讓千春，豈有商鞅、李斯之臣，楊廣、朱溫之君，流賊宦者之氛、完顏、奇渥之運，至於弑烝稱聖，屠掠號仁，一夫咆哮，萬里荆榛者哉？雖然，四科之教，幾絕於此土，抑豈無一線之延？素王之旨，積晦於鄉邦，抑豈無空山之悟？自趙宋南渡，中原人荒，惟浙東西，豪傑特盛；若陳止齋氏、葉水心氏、陳同甫氏、王伯安氏、其尤著，而梨洲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直接孟氏之傳，偉哉待訪一錄，其於素王之旨，如撥雲而露日，四科之教，庶綱舉而目張矣。

嗚呼！向使浙中先哲，得位行道，遵素王之旨，昌四科之教，革盈後之法，反姬前之政，則彼日本歟，白種歟，將天我，師我，而何有鹿豕視我，戎蠻待我之今日也歟？

今赤縣之民，漸知恥矣；夫不恥者昏，徒恥者懦，恥莫若學；學莫若會；立學會莫若

基報館。諸君子是以關斯館創斯報也，其諸知恥者歟！其諸非徒恥者歟？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何不喜？」故輒奮筆爲陳古破俗，證鄰頌獻，以表四科一學，以表儒嫡在浙，以表斯館乃基學會，斯報非逐市利，以告我浙人及非浙人，以告我赤縣人，及非赤縣人。繼自今其勿復敢輕浙人！其勿復敢輕赤縣人，其極無浙，無非浙，無赤縣，無非赤縣，所謂太平之世，遠近若一，則斯報之終事也夫！詩曰：「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凡我浙人，凡我赤縣人，其諸無惡於斯報而樂與相應以有成歟？

關中原人荒議自敘

莊生曰：哀莫大於心死。宋衡曰：悲莫大於人荒。心死之極，流血千齡，而不稍動；人荒之極，縱橫萬里，而不得一士。今江、淮以南，雖亦人荒，然老師鴻儒，授受不絕，詰經考史，盛業時開。荒哉荒哉，猶未極也。

若夫江、淮以北，河、洛、汾、濟之間，悠悠中原，古聖所宅，詩、書、禮、樂之所自創，儒、墨諸教之所自興，昔人所謂華夏之區與蠻夷殊者也。而今何如哉？齊、趙、韓、梁，四顧茫茫，東盡燕履，西窮秦鄉。積孳春慘，飛塵晝黃；中原庶賤，無力農商，十九業盜，循厥故常；天荆地棘，行旅斷腸。須臾不戒，以我益糧。噫吁嘻溝洫久廢，汗萊彌望，政猛於虎，吏殘於狼；彼民救死不暇，奚暇講仁義而慕文章哉？是以嵩、岱、

恒、華左右之民，求其粗知八股，略辨四聲，已如將霜之蟬，餘秋之螢；又安得所謂尹、說之倫，華夏之英？登高懷古，黯然傷神！誰使人荒至此極者，豈山川之氣盡，抑養誨之制淪歟？

說者曰：與午過江，人荒實始。宋衡曰：是大不然；夫劉、石、慕容、姚氏之治，寧不愈於司馬家兒哉？至如苻秦、元魏之令辟，建元、太和之政教，蓋漢、唐太宗所弗逮，何晉、宋、蕭、陳之足伍？詆爲亂華，斥爲沈陸，乃江表之私言，豈赤縣之公論歟？

說者又曰：金、元帝割，人荒實始。宋衡曰：其然，豈其然？夫「小堯、舜」之呼，寧易致之於輿也？大定、明昌之治，寧不彼善於南都也？

宋衡乃言曰：悲夫，使中原人荒至此極者，非劉、石諸氏也，非完顏氏也，其奇渥氏，朱明氏乎？蓋自有紀載以來，焚屠淫掠之慘，莫甚奇渥氏；閉塞愚弱之功，莫甚朱明氏；而中原被奇渥之禍，劇於江表，故其受朱明之毒，亦劇於江表，悲夫，使人荒至此極者，非奇渥氏也歟？非朱明氏也歟？天朝承祥，統臨禹疆；赫赫列皇，務闢人荒。然三閣賜書，皆在揚境；寧厚於江表，而薄於中原歟？意者荒有淺深，闢有難易；先易後難，列皇其有待也。然今中原之荒極矣，江表人物，長於詞理，短於事功；其水土則然。將振禹疆，其諸必關中原之人荒而後可歟？

衡幸生江表，濡澤尤厚，獲以親炙師儒，別遠鹿豕。居恆每念：江表之學本出中原，

不忍彼方，狂榛曠代；曩者妄著關中原人荒議，大端十餘，懷欲上陳，而未存路，委之深篋，蠹魚壞題。頃發篋取視，仍自以不謬，乃敍而存之。先師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衡敢言曰：中原一關至於江表，江表一關至於海外。嗚呼！有能用其力於關人荒者乎？有能用其力於關中原之人荒者乎？如有其人，衡之議可以不存；如無其人，衡之議其焉可以不姑存也歟？

書沈幼沂編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述略後

自露西亞以數十倍於日本之廣土，數倍於日本之衆民，而卒被大挫，於是神州士大夫始亦羣起而談立憲，而談地方自治矣。

宋衡聞之曰：壯哉談乎！所謂華嚴樓閣彈指卽現之理想者非與？抑衡思之：在昔唐、虞，執玉萬國，地方至狹，自治至密；是以別衣寡犯，德感天和，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三季政衰，諸候相吞，國日以少，地方愈廣，自治愈疎。極於七雄秦始，而數千年地方自治之制度，乃蕩然矣。然直至南北諸朝，封建雖廢，而郡縣屬官，皆用鄉望；自治遺意，猶未盡絕。是以五族更帝，元氣未傷。楊氏一統，竟廢鄉官，而數千年地方自治之精神，乃益蕩然矣。嗚呼！此先儒所以上則苦思封建，下則苦思鄉官也與？

海東三島，古稱蓬萊、方壺、瀛洲、仙靈所棲者也。隋、唐以前，國有數十，合爲日

本；曾幾何時，而源平內爭，復成封建，閱年七百，不受外侮。當德川世，大小藩主蓋三百餘，學人業就，多官本藩，鄉評之權，重於幕令，著其地方自治之制度及精神也，實已庶幾姚、姒之盛。故明治以後，改良組織若斯之易，若斯之完美也。

今我神州，封建之廢，二千餘年矣。鄉官之廢，千餘年矣。重以節鎮之削柄，優勝之縱屠，八比之焚坑，行省之避隔，又數百年矣。被極重之壓力於西洋六七強國，又數十年矣。而忽欲區畫地方，經營自治，不動聲色，從容立憲；其或期以十年，謂將軼彼日本。壯哉談乎！所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之理想者非與？誠非衡等淺思之所及矣。

豫章沈君幼沂，識時務之俊傑也。以通判需次歷下，從事編譯局。頃示所編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述略，衡讀之竟，曰：善哉！善哉！傳不云乎：在官言官；君從事編譯局，編此，職也。今我神州能法此行此乎？固非君之所問也。君命衡序其簡端，辭不獲，乃書淺思所及以質君；君儻以爲然與？

籀頤居士行年六十生日壽詩有序

自樓船下益，青蓋多留汪表，伍齊民，漸與山越通婚嫁，分徙諸州矣。其居吾州者，明以前未有聞；至皇代始有著禮記集解之敬軒先生，及表章永嘉先哲遺書之遜學先生，止菴先生兄弟。籀頤居士，則遜學先生之子，而止菴先生之猶子也。明百代，精儒、墨，所

著周官正義、墨子閒詁，蓋集斯二學最後之大成者；於是溫州孫氏乃以文章聞海內外矣。初，遜學先生以待講出爲知府，累遷至布政使，皆在江、淮間；故居士少客江、淮灝久。當是時大學士曾公國藩，以勳爵鎮金陵，雅好文學；甫息兵，則設書局，羅海內名流，賦校刊之祿，士多歸之。遜學先生，夙負重望，復出曾門，其同聲相應，如歐陽、蘇氏，故士之願識曾公者，皆兼識先生。

居士弱齡，馳斐然譽，故士之願識遜學先生者，皆願兼識居士。居士因得廣識海內名流。當是時海內治詩者有陳先生奐，治禮者有黃先生以周，治春秋者有戴先生望，治數術者有李先生善蘭，治政治者有馮先生桂芬，郭先生嵩燾，治詞章者有梅先生曾亮、王先生闓運、張先生裕釗、吳先生汝綸，博治百民者，有俞先生樾、張先生文虎、汪先生士鐸、譚先生廷獻。諸先生大抵於居士爲父執行，年長遠甚，其中一二爲夷行，然年亦皆長於居士。諸先生意氣皆不可一世，或不讀唐以後書，或惓惓於宋、明季之文獻，或兼嗜內典，或銳欲輸入西洋政法，其學派亦不甚同源，然多折節與居士爲忘年交，其一二未得識者，往往自憾也。

已而遜學先生以太僕卿謝病，居士隨歸。大抵浙東西諸州，溫最僻左尤甚。於是居士遂與海內名流疏隔，事親之暇，著書矮屋，日相過從族姻鄰舊，烟簑雨笠，共話漁樵，莫知其爲天下士者十餘年，而遜學先生終；又數年，而止菴先生亦終；而居士亦忽忽逾五十

矣。

居士既歸僻左，鬱鬱後英，夢想德輝，其自遠方人浙西者，每登吳山以遙望甌駱，慨然顧與朋儕曰：生平憾事，則未見雁蕩與孫籀頤耳。雁蕩者，吾州名山，奇峯百十二，飛瀑妙天下，晉、宋以來，所謂天台、雁蕩是也。奇溫渥氏之肆虐也，九域爲墟，河岱文明，慘被掃蕩，江表一線，危微極矣；而北條氏能以三島挫其鋒，直至德川，不失獨立，存古籍，厚遺民，學業追漢、唐，官制比三代。及明治立憲，教育規模益闕遠。故士之稍涉周、秦諸子者，何啻數千萬倍今禹域。然其學者殊珍重墨子閒話，蓋居士所著之周官正義未流彼中，故墨話獨稱焉。

居士少舉於鄉，不第，未曾試吏，諸公貴人，希識其面，然亦往往聞之。故尙書潘公祖蔭，翁公同龢，咸負時望，若欲致諸門而不得。光緒戊戌，今上將采三代、漢、唐及日本、西洋之法，以拯民塗炭，將相翁公，而大徵海內名流，將悉使參政。於是湘撫侍郎陳公寶箴最負時望，表薦譚嗣同、劉光第等若干人。陳公未識居士，一日見墨子閒話，遽列薦；海內名流，識與未識，舉欣欣然拭目以待觀份上之十二策矣。俄而上有疾，執政大捕黨人，翁公、陳公皆免鋼，悉罷諸徵士，其已入都奉職建白赫赫者棄柴市；其時居士幸未入都，亦會故大學士李鴻章、故江督尙書劉公坤一以湘、淮勳宿之重，力諫鈞連，故得不及於難。庚子後同年生粵督尙書陶公模獨抗疏請立憲，將又薦起居士，而慍於羣小，一

夕大嘔血卒。陶公既卒，則尚書張公百熙最負時望，屢招居士入都。居士以張公雖有淵黯、鄒莊風，而其權尚不得比於昔之主爵內史，固辭之。張公乃請浙撫侍郎聶公緝渠強起居士，總理溫、處兩州學務；俄而張公愾於羣小，鬱鬱遽逝，而居士父執中望最重年最高之俞先生榘，亦告終於吳下，則居士年六十矣。

是時江督尚書端公方以貴下賤，士多歸之。特科之開也，曾薦居士以應，居士不赴；然開端公時告浙吏，令敬居士云。學部之設也，尚書榮公慶，侍郎嚴公脩等奏授居士二等諮議官，然居士竟不入都。初侍郎盛公宣懷請居士代述周禮政要，將上御覽，成而驚其陳義太高，不敢卽上，鄉人遽槩之，書肆爭傳刊。齊撫侍郎楊公士驤見而深好之，特命諸學校用爲教科書，於是青、竟間始復知有周官之學焉。居士少壯時，常思乘長風，破巨浪，先東至扶桑，訪吳太伯、周靈王、秦扶蘇之裔，尋徐市之墓，閱蓋次公之譜牒；遂橫絕太平洋，登新世界，瞻華盛頓之鑄像；折北渡白令海峽，西徑萬里沙漠，循中亞細亞以入歐羅巴，縱目希臘、羅馬之故都，治通西洋古今文字，以與其哲學家上下議論；復由地中海、紅海轉至印度，治通梵文，搜釋迦遺跡；然後具舟載同志及耕夫織婦百工，向東南極天無際之重洋，覓無主之荒島，謀生聚教訓，造新世界，以施行周官之制，墨子之學說。然以先世業薄，雖曾爲司稅司刑大吏，矯然不鬻獄漁農商，遺貲不逾中人；己又不肯曲學阿權要，乞餘富厚，以治遠游裝，故志竟不能達萬一耳。且六十時艱益相逼，稍稍衰倦

矣。然猶以本州教育爲己任。素持先訓，薄己厚人，私用儉矣，乃損益之，以補助學校費，然卒以願掣於貲。居恆太息曰：使我有數萬金藏入，則溫州教育，其可普及也。跡其抗懷經國，篤踐兼愛，荃蕙芬芳，不口於化，其庶能志周公之志，行墨子之行者與？蓋非徒天性蕭散，以治難讀爲勝樂而已。

昔董江都位大夫，承顧問，然猶感賦不遇。今居士之不遇，於董生何如哉？雖然，士以得行所學爲遇，苟不得行所學，則大夫與居士何別？且爲今之大夫，誠不若爲居士。俞先生樾曩謂衡曰：天之不遇籀廬，抑天之欲成周官正義、墨子閒詁與？衡對曰：夫籀廬殆非今世人遇哉！夫宇文氏遐矣，蘇綽、熊安生之遇，不可期矣；夫最幸則亦終如翁、陳二公耳，豈若臥聞雲，老荒江，成斯二書，以惠後王也？先生然之。居士有子八人，皆尙幼學。今年六十，族姻鄰舊爲壽生日。衡阻濟陰，奉觴闕焉，悵然登台，是時仲秋，歷山木葉微脫，明湖始浪，默念生平粗解百氏，居士之賜，蓋十六七，敬寓詩二章，爲壽詩曰：

江淮回首少年場，北望中原志豈荒？結客平生餘菡草，幾人猶解惜靈光！

輔國將軍誰賜印，太和尊夏事茫茫；聊喜故山堪采藥，更看諸子漸成章。

介石先生行年五十生日壽詩有序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

瑞安之爲縣也，在吾溫屬縣中爲最近府治，府治則永嘉也。蓋瑞比於永，則野之沃，

穀種之良，工業之精，商賈之豪富，山川之明秀，祠寺園林之壯麗，四時游觀之繁華，食品之佳且備，珠玉錦繡之照耀，尋常男女言容之都雅，皆弗如遠甚，而獨以文學勝。自頃孫太僕、學士、黃部郎、通政諸先生相繼名天下，天下譚文學者必數瑞、孫、黃；爾來羣賢接武益盛，而陳介石先生最近崛起，衡尤幸得悉其生平焉。

蓋先生弱冠，卽意氣不可一世；當是時，同縣許先生啓疇、金先生晦、樂清陳先生國楨、虬兄弟，皆高峻少獎許，然皆折節與先生爲忘年交，引共結社講學，所謂求志社也。當是時，孫太僕歸田，提倡鄉哲薛、鄭、陳、葉之學，設詒善祠塾，以館英少；其後瑞入才所出，苟非詒善祠塾，則必求志社，求志社聞天下。當是時，孫學士掌教府中山、縣玉尺諸書院，憎抑嘉、道後所謂墨調，而愛賞胎息三史及周、秦諸子之文。每得先生課作，輒嘆曰文壇飛將、文壇飛將不置；則必以壓諸卷。當是時詒善祠塾中英少，獨同縣林上舍慶衍文學，庶幾足伯仲先生。

先生既鄉舉，則負笈受業者益多，於是仁和、葉茂、才瀚、錢唐、楊太史、文整、諸暨、趙茂、才祖德，先後千里走書幣，延主講席若學報席。先生初講於杭也，學者驚其博通，皆以爲足復亞堂先生。當是時復堂先生雖老病矣，然尙在。復堂先生者，及見魏默深而師友龔曉人，孝拱父子，能陳非常之義之東南、秦、斗、仁、譚、大、令、獻也。然先生雖負物望日以重乎，而比其成進士得以主事需次戶部也，則光緒癸卯，而行年四十餘矣。然甫成進士，管學大臣

吏部尙書長沙張百熙，卽延主京師大學史料講席，已又引入編書局及戶部計學館。當是時張公望重天下，書侍以上莫與倫，雖不得政權，然門外勝流車常塞巷；然與先生非有毫髮世誼若杯酒之故，先生又未嘗投刺上書自薦，天下以此益多張公。乙巳，浙人擬設浙公學於京師，投票公舉總理，當是時自故樞相仁和王文勤公聲不列舉外，雖書侍皆列舉，然卒得最多數者，黃學士紹箕，次則先生，皆籍溫之瑞。溫、浙人之素所鄙也，當是時聲價蓋一躍千丈。云

丙午，黃學士出提鄂學，先生以次任浙公學監督，而廣督尙書西林岑公春煊，忽奏調襄治學務，卑書厚幣，堅促入廣。岑公者，所謂三開府之一也，其望蓋與故湘撫陳公寶箴，故廣督陶公模等。當是時大臣望重天下者，書侍則張公爲最，督撫則岑公爲最；然岑公亦非與先生有毫髮世誼若杯酒之故，先生亦未嘗投刺上書自薦，天下以此益多岑公。然比先生至，則岑公已拜移督雲貴之命，見而遽別。是年京部大改制，增爲十一，減一書二侍，置左右丞參議，尙書得辟丞參以下。於是張公得郵傳部尙書，將以丞參位先生，則招先生還京，未成行而公遽卒。岑公移督四川，中途以前相樞善化瞿公鴻禔之引，奉召入京，改授郵書，將參樞矣；當是時御史中有所謂三靈者，廉直震天下，與瞿、岑二公爲表裏，謀激清，將奏解黨錮，設民選議院，天下欣然拭目，庶幾更政。俄而岑公仍出督廣，中途與瞿公俱免，而趙御史啓森以妄彈親貴削職，所謂楊翠喜案之結果也。於是先生遂以

兩廣方言學堂監督，淹留嶺外矣。

戊申春，全浙師範學堂始設，同縣孫部郎詒讓、山陰湯京卿壽潛、杭防貴協領林皆力薦先生爲監督，而浙東八府，亦公舉先生；會有問之於浙撫者，先生不果來。大抵丙午後部郎之負物望者，往往得越級奏補，或且由主事轉瞬丞參若外省美差缺，先生乃寂寂，勝流不平之。然比於丙午前之需次主事，則得差已爲甚美。且今大學士壽州孫公家鼐、學部尙書長白榮公慶，皆先生舉主，亦豈竟忘先生哉？

廣州雖亦一大都會，然水土殊劣，四時蚊不停噬，炎風起則戶懼天行，人語不可曉，作食拙於五味之調，居室隔絕日光，先生亦豈甘久作虞仲翮而不登高望中原耶？周公攝政，吐握禮賢，行招先生還京矣。

先生百行無疵，孝弟尤篤。然其太封公琳山公，太封母林太恭人亦皆夙以好行仁義著於鄉者也。兄弟三人，先生其仲，伯號燃石，叔號醉石，亦皆溫溫君子也。昔伯年未三十而卒，先生乃至幾不欲生。猶子字孟聰，博通亞先生，先生愛逾己子，孟聰亦敬事伯父甚。女兄弟六人，嫁後合門衣食住之費，其全仰給於先生者四氏，其雖非全仰給而待先生補助者二氏，舅氏二人，皆以合門衣食住之費，全仰給於先生。然衡聞先生之於舅氏及諸女兄弟也，其密給之數，乃過於琳山公顯給之數云。其他姻友門生補助之無定者，則指不勝屈也。

科舉時代，士之得入學而爲廩增附生者，號曰衿；其得舉貢以上者，號曰紳。紳衿之利，專在魚肉非紳非衿者而已。魚肉之法，固大有別；而勒借爲最普通，雖號賢者，往往不免。故天下紳戶，恆有負債務數千金，乃至數萬數十萬，而主人不稍失其天君泰然之度者，徒以握有彼債權者不敢索償之隱柄也。先生自鄉舉至成進士，鄉之弱而擁厚貲者，固亦爭相親近，或至乞附葭莩；然先生獨未嘗倚一爲外府，偶有勒借。先生可敬，乃最在是矣。是時廩增附同爲生員，而廩生有認挾保押權，往往挾功令以索文武重賄，重或人數百金，憶吾溫之爲廩生而不索賄於文武童，而爲衡所親覩者，則吾平有先君，而瑞有項明經仲芳及先生耳。

溫新娶婦，縱姻友七晝夜戲謔，量足撫乳，至無禮。平時觀燈若戲，沿良家門若廟廊，閱評女貌，甚或故以油燭污其衣裳，雖號賢者，往往不免。先生獨自少不染此習。元、明後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始有權於支那全社會，而纏足之慘俗始烈。先生早箸論痛砭之。今瑞城有五女學，而上中流社會之女，概解足纏，先生與有力焉。

先生律已甚嚴而容接道廣，有太邱之遺風。故雖以衡之欲恆戰勝理，怯弛無節行，而亦錄其粗解辭章。然每見先生，雖嚴寒未嘗不汗流浹背。故雖願爲弟子也久，而以負疚萬端，懼玷門籍，至今不敢也。

先生初室蔡恭人，舉一男；繼室薛恭人，舉三男一女。樂清余太史朝紳者，盛年得館

職，以性耽媚世，遽歸不出，蕭然閉戶娛文史，天下高之，先生亦異之。以女許室其子焉。今年先生行年五十矣，姻友門生將共祝其生日，壽言競進；衡積承拯護，感刻肺肝，且誠服至極，非獨感惠，敢亦獻詩爲壽，卽以壽太封公太封母而自序之如此。於是琳山公年八十五，林太恭人年七十五矣。時見先生科第仕宦之成，而膝下又有內外孫男女數十人，晝夜環侍之樂，蓋里中父老諸母莫不望若神仙焉。詩曰：

教爲政之母，此理吾所疑；政爲教之本，此語吾所持。弊政苟未除，善教安所施？先生起甌、駱，九州稱大師；北鐸函，燕市，南惟瘴海湄，中更講吳、越，積使形神疲。劉、子玄、鄭、漁、仲、尋、際、緒、黃、黎、洲、章、實、齋、證、新、知，近引法、英、德，遠徵姚、姒、姬。豈計效如何，但矢志不移。先生似曉徵，猶子有獻之，學提百氏要，識破千齡迷。日本學者某氏，有周末諸子三宗六期之分，其說頗新奇可喜；海內通人多述之。先生猶子孟驪茂才，獨嘗著論痛正其似是而非，陳義高圓，得未曾有。其時年甫逾冠，衡見其論而大驚，由是以師友之簡待之。堂上雙白髮，扶杖相唱隨；舍飴弄曾孫，視履如壯時。五世得親睹，此樂人間希；此樂人間希，孔、孟當羨之。

書宋季鄭文行先生伯牙琴後

始吾誦王荆公桃源圖詩，至「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之句，未嘗不掩卷長太息也。曰：異哉！吾聞海外政治學說有所謂無政府主義者，蓋以其和政體爲猶不免逆

天之經，賊人之性，其說號最新奇；以爲禹域民族夢想界中所未曾有者矣，而豈料北宋時之禹域，如王荊公者，所見亦已與之符乎？且何待管、宋也；當七國時，莊周著書，發揮政見，已多涉此主義；其至樂篇有「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之語，意尤顯然。此主義雖以今之條通民族、羅甸民族之開明，猶不可行；而乃欲行於昔之七國民族，東晉民族，北 宋民族乎？嗚呼！將非所謂高而不切者歟？

宋 衡曰：始吾聞無政府之說而獨好之，獨演之；已乃知其萬不可行於今禹域也，則降而演共和之說；已乃知其猶萬不可行於今禹域也，則降而演世及立憲之說；已乃知其猶萬不可行於今禹域也，則降而演專制改進之說。蓋二十年來宋 衡之政說凡四變，其愈趨愈卑哉？抑漸卑而漸切歟？

今海內學者，盛慕日本、英、德諸國之立憲，或瑞士、美、法諸國之共和矣；大聲疾呼者，蓋日以多矣。然而其說雖美，其效竟安在也？其間接之效雖彰，其直接之效竟安在也？是故宋 衡常諷海內學者曰：苟諸君子但求說美而不求效，或但求間接之效，而不求直接之效，則已；或亦稍稍求效也，或亦稍稍求直接之效也，則蓋深思今禹域所以萬不可行共和主義之故，所以萬不可行立憲主義之故歟？昔孔子作春秋，發揮政見，蓋分三世；其所謂太平世之政見，則無政府主義是矣，莊氏一派演之；其所謂升平世之政見，則共和主義立憲主義是也，言氏 孟氏一派演之；其所謂據亂世之政見，則專制改進主義是矣，仲氏 荀

氏演之，三派學者，蓋皆演春秋之一世；故皆時而切，時而不切，譬如夏葛冬裘，各適其用。今學者往往偏尊言、孟而極貶莊與荀，偏取立憲共和，而極斥無政府與專制。然則春秋三世之分，非歟？然則冬亦可葛，而夏亦可裘歟？

夫今禹域，果何世也？民族開明之度，視日本、英、德果何如也，而謂可行立憲主義歟？視瑞士、美、法果何如也，而謂可行共和主義歟？是故爲今禹域切謀改進，則必姑置言、孟而先演荀氏，姑置共和立憲而先持專制矣。

宋衡曰：凡政說有通有別；其通說歟？則縱橫宇宙，豈惟立憲共和，雖無政府主義固亦可以發揮。其別說歟，則審世爲要，所持焉可誤也？苟徒以政見所至，悍然驕矜，徧傲同族，妄薄前哲，則豈惟立憲共和之說，言、孟以後二千年來，蓋未嘗絕；雖無政府之說，莊氏以後，二千年來，亦何嘗絕哉？蓋觀伯牙琴！蓋觀伯牙琴！

伯牙琴者，宋季九鎖山人文行先生錢唐鄭牧心之遺著也。先生國亡不仕，隱於方外，友謝皋羽、周公謹、林霽山等，晚年手定所著六十餘篇，題曰伯牙琴。自跋云：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蓋負陳義之高，而悲識者之難。今尙存二十四篇。其第一曰見堯賦，第二曰君道，第三曰吏道。雖皆共和主義，而吏道篇末，至激而爲「廢有司，去縣令，聽民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之語，則其夢想界中，殆亦現有無政府之一境矣。是故宋衡敢忠告海內學者曰：願勿徒以政見所至，悍然驕矜，徧傲同族，妄薄前哲；相與講者秋之分

三、審禹域之今，世姑置言、孟而先演荀氏，姑置共和立憲而先持專制，其諸稍稍可期效歟？其諸稍稍可期直接之效歟？否則同族固不能徧受傲，前哲固不能妄受薄，盍觀伯牙琴，盍觀伯牙琴！

夫鄧錢唐之伯牙琴，特莊氏、言、孟氏以後若干伯牙琴之一耳，彼特幸而尚存此數篇，得以傳其政見，表其學派。若夫二千年來煙消灰滅之伯牙琴，又豈少也？又豈少也？

論女子教育之賢母良妻主義與男女平等平權主義不相反而相成

因明學者，東洋之論理學也。有能立，似能立，能破，似能破之四大要別。若今女子教育爭端之賢母良妻主義，則確屬於能立而非屬於似能立者也。雖持此主義者其所以持之心術不同，（持男女平等論之人，調查其實行，或爲異常壓女之人；而反對此論之人，其實行或反不至於十分壓女。故心術至難測也。）而此主義則確不可破。故攻此主義者，雖挾蘇、張之舌，韓、歐之筆，而其攻案終屬於似能破，而非屬於能破。蓋於論理學：凡欲攻甲主義，必先認確反對甲主義之主義有幾；其止有乙主義乎？抑尚有丙若丁若戊等主義乎？認確之後，乃持一主義，或數主義以攻甲主義，則可望者能破之效果。今試認賢母良妻主義之反對之主義有幾乎？則有二耳：其一曰不母不妻主義，卽不嫁主義是也。其一曰母而不賢，妻而不良主義是。也今欲攻甲主義者，將安所持乎？將持乙主義乎：夫不嫁主義，所謂特別主義也；無

論勢必不能施之於普通教育，借曰能之，則種族屈指滅盡，教育目的何在！是乙主義必非屬於能立者矣。將持而主義乎；則試問攻甲諸公，有一無母而生者乎？公之母而賢歟，公有不深以自慶者乎？公之母而不賢歟，公有不深以自悲者乎？至於妻，公等雖或已有，或未，然方寸中有一不願其妻之良，而願其妻之不良者乎？是丙主義亦必非屬於能立者矣。夫反對賢良主義之主義，既止有乙丙，而乙丙既皆必不能立，則此甲主義雖窮未來際，但使人類尙須有母而生，則必不能破矣。使人類真有不須母而生之時代歟，則乙主義於其時代，方屬於能立，與甲主義於其時代，方屬於能破耳。

難者曰：吾儕之攻賢母良妻主義也，以持平等平權主義故。然則公等所持甚是，而所攻甚非，於因明學爲犯相違矣。夫平等之反對，不平等耳；平權之反對，不平權耳。於賢母良妻主義何涉？夫賢母良妻者，豈不平等平權之代名詞乎？（先師孔子蓋本持男女平等平權主義，觀墨子非儒篇所譏，尤足徵儒教之隱欲扶女。社會上抑女之慘俗，固我先師所深痛，或乃以此貶孔，冤哉。）於法律哲學，男女等愈平，權愈平，則賢母良妻必愈多。蓋因等太不平，權太不平，而賢母制於不賢之子，不得遂其爲賢母之願，勉強而改作不賢之母者多矣；良妻制於不良之夫，不得遂其爲良妻之願，勉強而改作不良之妻者多矣。故衡素以爲欲求賢母良妻之多，首宜改男女太不平等，太不平權之法律，而教育猶居其次者也。

夫男女之不平，雖尚爲全地球所同；然未有如元、明以來之支那之甚者。至就不平之中而觀察孰最較爲平，則莫不曰英、美、英、美矣。誠哉英、美也，則衡敢請攻賢母良妻主義之諸公，依幾何學精密調查英、美與今支那賢母良妻相較多寡之數，恐英、美多於今支那之數必不止九之視一也。若夫持賢良主義而攻平等平權主義之諸公，其別有心術者不可諫，其心術真正者，衡亦敢請其精密調查英、美與今支那賢母良妻相較之數，則必恍然自失矣。衡敢正告今之熱心女子教育之諸公曰：賢母良妻主義與平等平權主義，不相反而相成者也。凡持此攻彼者，皆非愚則誣耳。若夫女英女傑者，頌賞之名詞，而決不能立以爲主義者也。而今之攻賢良主義者，或自謂持此主義，則尤不解論理學之甚者矣。夫尋常之賢母良妻，不能曰爲女英女傑，而古今中外之女英女傑，雖閒或出於終身不嫁之女，而其最大多數，則異常之賢母良妻耳。且夫司普通教育者，其勢但能期諸生以尋常之賢良，不能期諸生以異常之賢良，昭昭然也。夫所謂主義者，期之於此團體之人人者也。苟英傑可立以爲普通教育之主義，則與英傑之名詞之原理，已大相背矣。何況立功立言二部之英傑，大抵天分居其七，人力居其三，立德部之英傑，則且全係天分。故雖女子教育極衰之國，亦未嘗無女英女傑，而極盛之國，英傑亦不數數見。偉哉女英女傑，固與普通教育無密切之關係者矣。

至於何爲賢，何爲良，則自當以服從公理四字爲之註釋。是故爲柳下之母妻，則以順

柳下爲賢良；爲盜跖之母妻，則以逆盜跖爲賢良。此司教育者所宜日日講明者。及其既爲母妻之後，孰爲賢，孰爲不賢，孰爲良，孰爲不良；則必須據其本鄉本里之公評定，而斷不可以賢不賢，良不良評定之特權，委諸其子，其夫，及其子其夫之私人。此則本問題外之事，而關於鄉里公評定之法之組織者矣。

國粹論

於論理學：凡名詞有平對，有反對。國粹哉，國粹哉；於文，粹與糠爲反對，是故宋衡敢創立其反對之名詞爲國糠矣。粹之界說，以有益於其社會者爲斷。糠之界說，以有損於其社會者爲斷。粹糠者，苦樂之因；苦樂者，粹糠之果。故以度量衡先較其粹糠，則其社會之苦樂，必可得而較也。此於數理學，爲因果果。以度量衡先較其苦樂，則其社會之粹糠，亦必可得而較也。此於數理學，爲果求因。（因果常互易，例如山水勝境，因盜賊多而游人少，因游人少而寺觀荒，則游人少本爲盜賊多之果，寺觀荒本爲游人少之果也。然因寺觀荒而游人愈少，因游人愈少而盜賊愈多，則游人少轉爲寺觀荒之果，盜賊多轉爲游人少之果矣。）茫茫世界，既尙未有純樂無苦之社會，自尙未有純粹無糠之社會。學者方寸中，固不可不懸國粹之一名詞；然豈可不兼懸國粹之反對之國糠之一名詞歟？

若夫國粹之平對之名詞，則等而上之，有種粹焉，有人粹焉。種粹者，人類中一種或

數種之所共有之粹是也。如支那種人，有支那種粹；印度種人，有印度種粹；拉丁若日耳曼種人，有拉丁若日耳曼種粹之類是也。（例如今之日本、朝鮮、安南，皆在我大清帝國國限之外，其爲異國，昭然也。然而同爲支那種人，又昭然也。故如有一粹焉，而爲我與日本、朝鮮、安南之所共有，則所謂支那種粹者矣。又如有一粹焉，而爲我支那種人與印度若拉丁若日耳曼種人之所共有，則所謂支、印若支、拉若支、日種粹者矣。）人粹者世界人類之所共有之粹是也。如仁義忠信非耶？蓋雖極野蠻之種人，安有全無仁義忠信之性者哉？所異於文明之種人者，乃舍此性淺深之問題耳。故仁義忠信者，人粹也。好學深思者，種粹也。苟以人粹種粹爲國粹焉，則於論理學爲犯以廣爲狹之病矣。（例如易、卜、圍棋、碁、書畫等粹，爲我支那種人之所共有，則皆非我大清國人之所獨有之粹也。苟以爲國粹，則陋矣。）

等而下之，有族粹焉，有盟旗粹焉，有省道府廳州縣，乃至一城一鄉之粹焉。族粹者，一國中一族或數族之所共有之粹是也。如我大清之爲帝國也，非合滿、蒙、漢、回、苗、藏六族而成者乎？故如有一粹焉，而爲六族之所共有，則真我大清帝國之國粹耳。如其粹局於一族也，則止可曰爲我國中某族之粹耳；卽其粹徧於五族矣，而但使一族尙缺，則亦止可曰爲我國中某某族之粹耳；豈可曰爲國粹哉？苟以族粹爲國粹焉，則於論理學爲犯以狹爲廣之病矣。（例如兵卽民，文卽武，鄉官行政敬禮女子等粹，則國中滿族之族粹也。善趨避，巧言語，勤於農工，長於商賈等粹，則國中漢族之族粹也。皆屬於族粹者也。）

金鄉衛者，溫之平之一城也。溫有溫語，北不通台，南不通閩，除泰順一縣外，雖上流社會，鮮能粗作普通語者；而金鄉衛獨人人語普通語。溫有七晝夜鬧新房之蠻俗，府縣城皆然，而金鄉衛獨不染；則語普通語，不鬧新房二者，金鄉衛一地之城粹也。苟以爲平之縣粹焉。則狹而廣之矣。故如但舉造字之一名詞，則種粹也，以黃白二色種人，造者皆盛；紅黑二色種人，亦有造者，而棕色種人未有；故造字者，非人粹也。黃白種人曾造字者，自古迄今無慮數百千國，所異者造有工拙耳；故造字者，又非國粹也。

若舉造字而及於敬惜字紙之一名詞，則始所謂國粹者歟？雖然，此粹徧於六族否耶？如徧也；則真國粹也，如否也，則族粹耳。

認粹宜然，認糠亦宜然；故如但舉抑女之一名詞，則非國糠，非種糠，乃人糠也。何也，以今諸色種人，皆尙抑女故，所異者抑有重輕耳。若舉抑女而及於令女纏足之一名詞，則非人糠，非種糠，且非國糠，乃族糠耳。何也，以我大清帝國中，六族有此糠者，獨漢之一族耳；豈可妄指爲國糠，以冤滿、蒙、回、苗、藏五族哉？然但曰令女纏足者，爲我大清帝國中漢族之族糠，則於論理學猶犯有宇宙無宙界之病。（宇宙宙界之名詞，爲光緒二十一年宋衡著宋氏論理學時所創立。）必於漢族二字下之族糠三字上，增宋代後三字，乃爲宇宙皆確，而不鄙於論理學家矣。蓋漢族中令女纏足之一糠，爲宋代後所獨有者也。豈可不立宙界，而但曰族糠，以冤宋代前之漢族哉？

且今之人有恆言，皆曰保粹！保粹！夫對於粹之尙存者之一方面，則可言保；若對於粹之已亡者之一方面，則所謂保者無着落，而復不可矣。故對於粹，應有二主義焉，則保也，復也。（粹之尙存者，例如我國中族粹之易卜占夢相人相地壘書畫圍棋柔術之類；粹之已亡者，例如士必習射御，無故不去琴瑟，爲周代族粹，儒者佩劍，文官騎馬，上流社會女子，皆當體操於鞦韆爲宋代以前族粹之類。）對於糠亦應有二主義焉，則謀棄也，謀棄盡也。謀棄者，所以對於糠之衆未謀棄者也。（例如國糠之訟詭審，族糠之童養媳之類，今謀棄者未衆者也。）謀棄盡者，所以對於糠之衆已謀棄者也。（例如國糠之刑審逼招，族糠之令女纏足之類，今謀棄者已衆者也。）

或曰：子之說粹糠，信美矣；然物質之粹糠，人目共見者也。事理之粹糠，則非人目共見者也。吾恐各粹其所粹，各糠其所糠之終無解決之一日也。宋衡曰：解決哉！解決哉！亦解決於衆而已矣。

或曰：衆乎！衆乎！吾恐衆之所粹者，未必真粹；衆之所糠者，未必真糠也。卽就抑女一事評之；子以人爲糠，吾亦以爲誠哉人糠也！然使以投票法求公解決此問題於衆，則吾恐以爲粹者必居最大多數焉。宋衡曰：惜哉！以子之賢而猶未識衆字之真也。今子所謂衆，意殆專指男衆？夫男衆，曷嘗非衆哉？雖然，局部之衆，而非通部之衆也。夫求公解決此問題，而投票權乃限於男一部，則宜乎以爲粹者之必居最大多數矣。然使投票權普及於男女二部，則當何如耶？今夫置民選議員者，至淺至顯之政治之粹也；而乃者宦海之會

議，否認者每居最大多數焉，當其否決也，未嘗不自以爲從衆也。其衆也，宦海之衆也；所謂局部之衆耳。然則否認者每居最大多數，固其所也。假令乃者，會議權曾普及於通部之衆歟，則可決久矣。是故各粹其所粹，各糠其所糠，非所患也。

宋衡曰：亦解決於衆而已矣。

詩

讀川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

喪心盡徹仙霞戍，末路昏狂鄭太師；泣諫不聽從此訣，安平鎮外萬鴉啼。
忠烈夫人仙島女，此母端應有此兒；尙文劍受恩文賜，我不勤王將待誰？
九十餘人脫閩海，更無寸土但雙舟；眼中安有天朝將，出入漳泉大自由。
小立規模中左所，思明州上動春雷；儒生俠客爭趨轡，豈爲黃金白壁來？
軍行婦孺敢爭道，紀律森嚴如岳家；自克舟山威益震，旌旗直拂赤城霞。
先取金陵後取燕，誓師定議氣衝天；神州恢復更何俟，順治今年十五年。
寄聲父老須臾待，檄到煩傳子弟聞；新拜延平郡王爵，舊官招討大將軍。
揚帆大舉向吳越，定海山中訪古祠；塵世堪哀成讖語，秋風黃葉悵題詩。
蒼水先生意氣雄，治兵亦有定西風；連盟經略江南北，別督樓船出浙東。
不據崇明立本營，鎮揚又不駐堅兵；雄心輕敵垂成敗，最痛甘輝死此行。
檢點殘兵浮海去，石頭城外雨淒淒；遺民哭別肝腸斷，再舉茫茫不可期。

再三乞師師不出，將軍文弱憚遙征；外家平戶卑門地，難起信陵救趙兵。
七左衛門信難弟，誓報母仇萬里行；可憐海闊音書斷，哭向西天過一生。
舜水留東遂不歸，無聊老作水藩師；當時憤惜金陵役，責備賢人有峻詞。
沿海遷民萬里餘，田園廬墓委荒蕪；哭聲直上千霄慘，共望將軍速拯余。
海外別開新世界，登高夜夜望中原；忽聞死矣宗留守，賀表紛紛上至尊。
重整吾軍渡海西，十年養晦待良時；八閩父老壺漿出，泣拜延平世子旗。
馮陳佑淑皆人傑，征北將軍才更難；頻破陰山千萬騎，別施餘勇擊荷蘭。
一鼓須臾下七州，天南氣象變春秋；廢除經略承廟，改祀孤忠黃道周。
武鄉糧盡暫東歸，矯矯國軒又出師；狼子前驅交耿尙，傷哉援絕卒難支。
巨獅擄兔竭全力，金廈淪亡世子終；如此乾坤如此命，吁嗟兄弟不相容。
生女嗚呼竟滅鷄，修來一館計傾危；亡台至竟由蘇茂，東下元戎是姓施。
從容就義悲寧靖，此是朱家北地王。不見嗣孫躬面縛，太君幸早一年亡。
雖然外患如洪水，隄決終由內政非；若使永華猶未死，扶餘久保或庶幾。
滅朱臣李雄東亞，從此天家億萬年；終始慕朝絕通問，德川差不負田川。
降王盡至幽都徙，賜姓遣文烈火空；幸有東方君子族，辛勤輯錄海天中。
子姬姚姁文明胃，尙有人心勉助余；身是故朝忠孝伯，御營都督罪臣東。

（按余東二韻，疑有一誤）

讀書焉屑治章句，無奈亦爲帖括文；神物是誰最先識，茫茫九域一王君。

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

光緒辛丑仲夏，應杭州求是書院延，教授高才生十餘人。孟冬辭席，諸生留不可。季冬，病溫寓所，六旬不能起，諸生頻來候，愧感厚意。今病痊，將如皖，作詩八章留別。約素旨，申忠告，末兩章則專舉吾浙先哲，以切勉焉。

教術深知世所迂，來杭一半爲西湖。何期諸子不相鄙，乃許先生能舉隅。夜夜共談心物理，朝朝同對質文書。菊殘桐盡拂衣去，別意王吳未易圖。（諸生所業，例定於師，盡一責遵，甲宜乙否，親鼻數息，受誤良多。自衡承乏，取法象山，眼規不立，經史子集，任擇從事。於是天性各適，思境大闢。然與同院中以浮譽爲新，閉塞爲正者，遂皆冰炭矣。頃之勞玉初吏部來作總理，於諸同職檄續延，亦及於衡，衡未敢遽受，與約先開講堂，吐宗旨，視離合爲去留，吏部不顧，即日辭席。）

六旬危疾幸能愈，落盡孤山處士花。更惜緣溪負林約，（客冬與友約春初游西湖）未忘臨鏡問年華。大官落唾生珠玉，名士伸眉說國家；私議是非吾豈敢，但愁羞見赤城霞。（赤城在台州，近敬州。）

黃顧顏王麟隱野，（梨洲、亭林、船山三先生書，今世多有之。習齋先生則幾無聞其名氏者。近德清戴君編顏

氏學記極力表彰，窮愁以終，不能行其書。唐包馮郭鶴鳴泉。潛書甚晦安吳集似顯非顯潮陰雖有一二小種行世，全集亦甚晦，抗議今世甚行，然不可以其行世而輕之。遺民僻集猶多卓，（如日本所刊之振聲千百年眼光其卓者。魏叔子集，亦有可觀，但不在僻列。）皇代諸宗各有豪。論史莫如章氏美。（寶齋先生文史通義似行非行，其學出於司馬子長、劉子玄、鄒漁仲一流，文史論家，寶齋之次，則錢竹汀。）談經最是戴君高。（東原先生深於性理，所著以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爲大，被擯宋、阮，不能行世。行世者，乃其小稱。時賢未見其大，輒加惡聲，此爲奇冤之一。衡發已年所著先哲鳴冤錄中，曾力鳴之。）勿徒驕語毗陵派，千里平原自甚濠。（莊、周之學誠非凡近。然春秋文簡，前說絕異，三家以外，尙聞鄒、夾、公羊述義，亦有未安。時賢欲盡闕諸宗，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闕他家，獨尊一傳。則其流弊，又成狹陋矣。毗陵樵子居集亦有可觀。）

偉哉東海征夷府，鼓舞衣冠讀孔書。（日本明治前，德川氏世賜征夷大將軍數百年，開府江戶，節制諸侯，有儒興學，不遺餘力。明治初創行西法，遠得精神，識者歸功於德川氏之養士矣。）原字辨名幾艱著，伊藤物部兩鴻儒。（伊藤仁齋著有語孟字義，正謬洛、閩，在東原前。物部徂徠著有辨名雜道正謬尤力。然徂徠於仁齋但欽其德行而不折其學，由是別爲兩宗。）良知宗自中江唱，（良知宗倡於中江藤樹，和於澤澤壽山自是日盛。）論語注誰照井如，（德川一代多論語家，伊、物後開以轉鳥子卿之注爲最，未得見。庚子春從白友假寫本，照井螳螂齋之注一讀，不覺五體投地私謂自何辜至伊物，皆弗及也。）和采端須甘白受，休隨瞽者說蓬壺。

竺乾論理宗因喻，希臘三言竟異同。宋後魔禪亡義學，歐西切講振華風。大師幸可扶桑

覓，靈境嗟曾禹城通。石棧重連定何日，勉哉先後五丁功。（因明入正理論爲印聖論理學要籍。自窺其作注後唐、宋間說者數十家，講經義者多問津焉。及禪盛而義衰，禪入覓而義幾亡，淨宗禪禪，稍救其弊，然亦不重講義，蓋因明之荒久矣。獨日本師承不絕，至今益盛。禪淨之秀，亦皆治之焉。西洋論理學祖希臘按理氏，按理氏立三句法，破覓之功極大。）

儒佛同聲苦勸仁，衆生受惠數千春。區中久黜實權教，海外猶尊鳴樹倫。求譯藏編有西族，（個數年前美國開地球宗教大會，日本遺長於西語之佛者數人赴之，登壇申佛，答難如流，卒服西哲，於是乞將禹城譯文全藏內典轉譯英文，日人慨然許之，已開館從事矣。）列科京校是東鄰（日本大學文科，列印度哲學，教授佛經。）文明果出慈悲種，太息時流誤認新。

曠世超奇出上虞，論衡精處古今無。（論衡單行本，雖校刊不精然案頭必須置一分。）六經樸學陳君舉，三代良臣陸敬輿。（宜公集極易得，案頭亦必須置一分。）同甫意將吞北土，（金華之學，龍川如東萊之平實，而才氣過之，初學宜先讀龍川集以去腐，後讀東萊集以化粗。）水心文信冠南都。（永嘉之學，內聖外王，陳、葉外尚多佳集。近溫州孫氏搜刊永嘉叢書校勘甚精。然駁難全讀，宜先讀陳葉兩集。）張楊派至姚江巨，（橫浦志伊尹之志，其論學直截痛快，最近象山。慈湖爲象山高弟子，吾浙良知宗之兩祖也。）浙境從來足壯夫。（王伯厚困學記聞亦有可觀。）

未除豪氣憐河右，（西河學派亦出姚江。）別有深情仰謝山。（謝山品評宋儒，不免依傍門戶，未有獨見；然好作表章忠義之文，情深者也。）爾雅邵能繼樊李，（姚江學派至梨洲而趨重經史二書亦學鄉哲之學，

世但見其爾雅正義，輕爲小學家，失先生矣。）春秋龔始亞嚴顏。（公羊派入湘而魏默深出入斷而定齋父子出。）子高絕學知尤少，（德清亦治公羊而猶服博野之說及姚江之待訪錄百年來表章博野者，一人而已。）
叔奇功立孔艱。（海昌與德清同時，聞其痛恨闢、洛，甚於德清，每入孔祠，必指洛，闢神主而罵，罵已則泣，其與西士譯幾何原本後九卷奇功也。）莫逐盲聾咎先哲，哲人誰不一生閒？

懷吳君遂法部津門

不見吳君遂，人間又幾年？流離依鎮北，部曲出征南。深篋潛夫論，高門美女簫。何時具簞笠，同上五湖船？

寄懷金遜齋先生晦

如此文章甘市隱，賣漿羣裏一天民。先生自是今膠鬲，物色魚鹽苦乏人。
顏李正傳在甌駱（浙中顏李學派自戴子高氏逝後，當以先生爲第二人。）別來十載髮蕭然；眼明得見新章句，二月初晴宗教篇。

沐陽胡普芳女士仿蘭輓詞

怪哉乃以遵王死，世界恆沙盡一驚；誰道神州是專制，舅姑威重辟威輕！

孔妻孟母皆天足，慘俗無關宋以前；太息八儒何處覓，微茫師說墮荒烟。
如子猶爲不幸幸，得逢義士奇冤傳；世間多少徐家婦，萬鬼啾啾竟孰憐？

丁叔雅徵君惠康輓詞

塵篋猶存正氣篇，（君曾於光緒己亥創立正氣會，爲序一篇提倡忠義，語極激昂。）東林氣類散如烟。
相思江海常千里，自列蓬壺又七年。（庚子別君後，至癸卯復遇君於日本，後遂不復得見。）荆國畫龍
紛滿壁，令威化鶴忽遙天；芬芳悱惻留魂魄，幾卷遺詩嶺外傳。

送陳介石戶部齋宸之粵

荔枝欲啖直須啖，莫上崖山泣覆舟；辛苦勉傳虞氏易，炎風瘴霧漢交州！

半山寺

寺本王廟公宅，手植雙柏，同治前尙存。

天津橋上杜鵑啼，地氣南來靜者知。新法不須論往迹，雄文自可作吾師。
行迷樵客遞相導，手植霜皮曾幾圍？回首功名古難必，荆公句千春嗚咽尙青溪。

莫愁湖

新秋雨洗出，湖光一曲清。佳人杳何代，詞客愛其名。世間諸草木，荷柳最多情。銀鞍向晚散，緩緩入西城。（游客例以車馬繁尊爲樂，余訪古每獨步。）

金陵留別

三山門外柳牽衣，八月江南綠未衰。惜別客情悽去燕，送行詩意壯聞雞。秋風病骨相如弱，夕浪征帆浦口低。容易鶯花滿城郭，重來當及暮春時。

秋興四首錄三

清商吹雁度關河，夜半聞聲起歎歌。大造炎涼難假借，盛年房室怨蹉跎。湘中古澤餘芳少，淮上秋山落木多。欲採芙蓉寄相憶，江深風闊竟如何！

雲中極眺竟幽并，秋色西來徧漢城。問道宛駒饒汗血，愁看燕角弛膠筋。（聞吉林之騎遠不如俄，非復昔日雄悍善射矣。）屯田有客思充國，勤狩何人頌廣成？可惜武皇上林苑，蕭條千里縱狐羆。（塞外圍場周千餘里，所謂木關也。行圍禮廢，已數十年，鄙意以爲若不舉行，則宜屯田以濟東三省軍糧，委地窟獸，良可惜矣。）

正是金行噓氣時，將傾大厦倚誰支？須要東驃形神暮，瓜李南皮景物非。瓠決奈何薪不屬，禛通終恐藥難資。（歲在酉酉，漢書作出長年神藥。）涼更漆室私長歎，促織聲聲動弄機。

古意 四首錄一

天風吹夢落瑤京，親見仙人古廣城。再拜願教酬壯志，一言相贈學長生。墨悲騷怨竟何益，填海移山空復情。今日始知憂世誤，誓刪煩惱讀丹經。

雜感

流汗羊頭愧黑辛，趙家熏腐足亡秦。江湖滿目嗚呼派，只逐山膏善罵人。百斛珠璣覓麗人，馬煩車殆逐風塵。細腰高髻成茅葦，皓齒明眸等鳳麟。慚負香山夢裏期，段勤勸我餌丹芝。三春種董翻成悔，八月含霜不自持。

黃鶴樓

人間何處有黃鶴，我欲乘之飛上天。古今月色知同異，江海風帆誤歲年。正平高才足可惜，太白奇氣空自憐。解道營丹永別世，名心不斷誰使然？

題陶莘農既耕還讀圖

長沮太息譏文宣，不誦先王神黯然。後來彭澤亦高絕，但惜未肯棄陳編。遠孫吳下安南

畝，自傍蘇臺種五柳；圖中風物信可人，笠簑在左文史右。君知學古非良圖，賤子今亦悔厥初；洛陽挾策大臣忌，汾上讀經習士懼。九天落筆詩無敵，借問如今幾人識？勸君莫學薰自燒，勤把鋤犁束圖籍。

題胡子承萊衣娛親圖

人生莫作父母身，養子教子苦形神。男婚女嫁喪天真，知有夫婦無雙親。高風千載老萊子，埽東先生獨慕是。昔年曾見動我容，白鬚紅頰古衣履。

題海外美人圖

秋風夜動，起誦簡兮篇；思量青史，不知何故淚落如流泉？西方美人在何許，盈盈一水嗟哉水連土不連。我昔夢與美人遇，玉顏亭亭風骨殊天然。不假粉與朱，佩聲中節瓊瑤瑤；氏族非姬復非媼，語音類唐兼類虞。停車問我何行止？與君三千年前結義爲兄弟，同時鍊藥求長生，丹砂未就悲心起。悲心起，不可刪；揮手一別棄捐劍訣離空山。從此飄零恆沙世界閒，人身百劫如意艱。艱難辛苦守初誓，如今始了誓中事。借問故人別來滄海府變何所爲；何所爲，年年歲歲衝霜冒雪慘雙眉。丁寧君不記，不記當年臨別時，勸君恆沙世界皆可往，慎勿往生昆侖之東扶桑西。我聞此語三歎息，晨雞忽鳴東方白。欲訴衷腸安可

得？滄海逢圖浪橫臆，浪橫臆，恨無極！夢中彼美無消息。齊姜宋子滿深宮，歎睡隨風化靈液，越溪人賤言亦鄙，舌敝唇焦竟無益。天荆地棘，鳳凰憔悴，願得梧桐棲，梧桐棲，竹實食不能。（按此處似有脫字）

和外舅孫止庵師八十自壽原均

浮雲富貴寧足希，親炙鴻通最非易；我昔八齡始受經，是時已有千秋意。融承李獎聞幼奇，漢甥韓館獲師事；火色鳶肩異馬周，處囊見末慚毛遂。展宗跼肆獲也窮，曾族哲亡參乎悴，習坎雖徵天幸多，明夷復荷師恩備。鍾山堂峻滄濱幽，晝惜分陰夜川逝。大義微言漸得窺，帝丞王佐益輕覲。居貧憲自適蓬桑，游說賜豈慕軒駟？漢家奴僕待公卿，爲民請苑罰隨至；軼斯黨盛儒者孤。獨醒其奈衆皆醉。憤續徐君考僞篇，愁持釋氏安心字；恩情夢裏際唐虞，混迹塵中辨涇渭。杏壇射圃嗟劫灰，司空城且論經義；禮運深談聾豈聞，中庸妄衍詞何費？任堵張李未如何，甘僕金元共忘愧，悲哉盈後二千年，志士仁人例摧棄。亢龍上九數未終，泣向麒麟竟奚裨，鄙夫競習叔孫儀，高侶願登皇甫記。谷飲巖棲忍合汙，鬼哭妖興爭言瑞，平生私淑洙泗風，肯同孔賊闍然媚？焚餘尙友作六七。（王仲玉、王仲淹，陸敬輿、陸象山、黃梨洲、顧習齋、包慎伯）海外神交哲三四；（日本國後光明帝之世，有中江原者創講良知之學，靈元帝之世，有山鹿義矩者著聖教要錄申孔孟非程、朱，時彼國方崇洛、閩獲罪被黜。既有物茂卿者

出，大張旗鼓，申山鹿氏之說，和者漸多，遂爲今日之治。銜按中江鹿氏之學與象山、梨洲、習齋最近，或行或不
行，豈非數歟。魂悅瑤池青鳥音，眼枯墨翟素絲淚。藏書石室未敢宣，馳譽遐洲亦何味？白
璧誰家聘孟軻？黃金結客歎張謂。黃金白璧誠區區，每念蒼生輒酸鼻。江都雜法非純儒，
公孫曲學尤阿世；鳴鶴空教荒野聞，哀鴻羣覓樂郊避。孔桑引類盡民仇，洛蜀交攻若兒
戲。寄詩千里壽生辰，（先生生日獻五言壽詩二章，并序其端于言。）亦聊表我年來志；致君堯舜倘
有時，奉觴期頤樂無既。

贈俞恪士

明燾

寂寂如斯禹笑人，辱臨窮巷亦前因。大兒海內誰文舉？狂客江東豈季真？清妙天機三世
詣，微茫儒緒百齡身。浮湘曾到蒼梧末，太息虞墳幾劫塵。

贈譚復生

五十年來數壯夫，南州一郭聖人徒。神交昔墮千行淚，聲應今傳萬字書。重障已空盈火
後，至悲猶有屈風餘。洞庭如鏡知何日，且喜湘陰道不孤。
海外文明望九夷，書終秦誓豈先知？微言孔去何曾絕，大義劉興漸不支。博士說行人盡
婢，真儒身隱世無師。因君感觸平生怨，太息神州運若斯！

束髮篇答章太炎

東髮惜分陰，常恐曜靈匿，鄉國號顏子，寧屑百夫特。弱齡蓬轉飄，逾立鳳垂翼，結客思黃金，黃金那可得。漫漫人海中，孤直吾道窮。盈盈嗟一水，彼美隔西東，夢繞天孫石，眼枯精衛功。朝雲非吾仇，不雨迷荆邱。登高望中原，塵沙暗濟州。儒俠流風盡，巨盜交獻酬，悲來獨哽咽，微管念桓侯。驅車且四顧，猛虎紛當路；婦哭一何苦，虎嘯一何怒。卜莊彼何人，慨然欲追步；追步不及東，追步不及西，追步不及南，追步不及北。四顧靈蹤絕，太息謝驂服。託命禮觀音，移情存淨域。踽踽素臣身，栖栖大澤濱；殷勤再三贈，強飯抑酸辛。緘口密復密，隄馭警騷人！

送章一山赴湖南

西覽岷峨北太行，又隨征雁向南方。名家舊學聲遙嗣，聖政新編意暗傷。十月黑風冷川嶽，千林紅葉慘衡湘。不知猶有衰闌否，滿地荆榛孰敢芳？

新樂府霍家奴

此詠戊戌榮祿事

黃塵動地武夫呼，通侯守相馬前趨，借問朱輪中誰子，云是霍家馮子都。雄豪意氣曠世

無，放廢漢主尸忠徒；將軍論功稱第一，兒啼不敢聞馮都。怒刑喜嘗判須臾，爾曹寧不愛頭顱？銅山金印從汝須，但爲我覓大秦珠。盈盈十五酒家胡，冰清玉潔秦羅敷；遣騎載取謝有夫，母兄收繫執金吾。吁嗟乎！君不見昔馮都，生小霍家奴？又不見今馮都，開府關中上大夫？不合劉符合霍符；洞房羅列傾城姝。錦衣照耀僕臺軀，南交強越北結胡。帶甲十萬威九區，紛紛獻頌五經儒，皆言公德最勝殊，一縑一字好官俱。昨者持節出兩都，長安父老觀塞途；吞聲含淚相耳語：生兒不願識詩書，但願得作霍家奴！

和章太炎感遇原韻四首

驅車覽燕代，千里但黃埃。寒風易水渡，蔓草昭王臺；荆卿後秦入，樂生先魏來。嚴霜長夜下，枯木何時萎？仰天見蒼鴉，飲淚傷余懷。
章甫拜端門，文宣信仁者。悲哉寸土無，一車從兩馬。與點晚倦游，鑄顏壯勞治。六石欠蒙塵，衆生苦流赭。吾衰將待誰？鄭聲紛亂雅。
洛閩持世教，幾復盛高歌？壯夫一何少，名士一何多？蒼水有舟楫，姚江無斧柯。空山私著論，漫海獨揮戈，兩賢去已久，尙寐願無吶。
爭城罪食肉，發冢嗟壓顛。孟莊非異源，孔墨將一概。陰慘連萬里，陽舒俟何代？餓葦滿陵原，猛獸據關隘。擊磬思逐夏，鼓刀知羞噲。

贈別殷鑄夫

嗟我鄉邑久人荒，難兄難弟殷氏子。相逢三日遽西征，白髮郎官需護侍。臨歧問我讀書法，楚水秦山千萬里；一言握要君記取，首史次集乃經子。悲哉鬼哭聲沸天，茫茫九域鼓音死；淞濱凍柳不堪折，雪擁潼關嚴杖履。

題陳子言

盈耳假蘇假王孟，幾人郊賀問真源？寒證照卷一長歎，短褐風霜陳子言。

贈孫季芑

韻械

無羌江城如畫裏，止齋一老今已矣。紅塵白日五千家，閉戶蕭然孫季子。詞章苦欲追杜韓，人間但恐知音難。人荆地棘豺狼盛，萬卷遺書且縱觀。

九月八日登歷山

秋色蕭然一覽亭，齊烟幾點出林坰。躬耕聖哲誰重觀，石佛荒涼豈有靈？兩線遙分河濟白，諸峯直接太云青。夷吾功烈何人憶，坐對山川涕暗零。
（山一名舜耕山，今尚有舜祠，石

壁佛像，爲隋開皇間所刻，有「洞天福地」四字石華表。

題洪博卿棟園讀書圖

人間窮通若寒暑，豈怨區區不吾與？一編舒卷棟花風，花落花開任時序。妙年作賦似相如，中歲學古尤勤劬；姚窮如盡意寧足，更讀西來未見書。

題桑蓬勵志圖

何苦低頭草太玄，功臣甲第與雲連。人間將相軍中出，駿馬名都正少年。

附錄

引用書目

平陽縣志

梁啓超

飲冰室詩話

甌風雜誌

清代學術概論

六齋卑議

狄平子

平等閣詩話

六齋無均文集

陳虬

塾廬存稿

莫非師也齋文存

許壽裳

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

莫非師也齋詩存

陳謚

東甌三先生年表

六齋論文

陳介石先生年譜

譚嗣同 仁學

章炳麟 文錄

檢論

自述學術次第